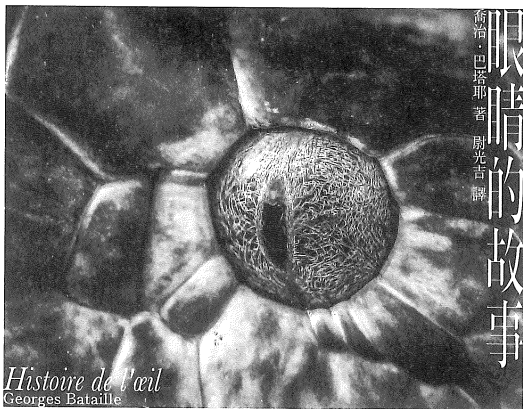


喬治·巴塔耶著 尉光吉譯
眼睛的故事



Histoire de l'œil
Georges Bataille

《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œil*) 是喬治·巴塔耶的第一部小說，共有四個版本，最初以洛德·奧歇(Lord Auch)的筆名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其餘三版，也就是所謂的「新版」，分別是一九四〇年的塞維利亞(*Seville*)版、一九四一年的布林戈斯(*Burgos*)版和一九六七年的讓-雅克·波韋爾(*Jean-Jacques Pauvert*)版。除了死後發行的第四版使用了巴塔耶的真名外，之前的三版都被歸於洛德·奧歇的名下。這裡收錄的是第一個版本。「續篇提綱」出自第四版。

0 0 6 第一部分：故事

0 0 8 貓的眼睛

0 1 8 諾曼第衣櫃

0 3 0 瑪塞爾的氣味

0 3 9 太陽黑子

0 5 0 血流

0 5 8 西蒙娜

0 6 7 瑪塞爾

0 7 6 女屍睜開的眼睛

0 8 4 淫獸

0 9 2 格拉內羅的眼睛

1 0 3 塞維利亞的陽光下

1 1 4 西蒙娜的懺悔和埃德蒙德先生的彌撒

1 2 4 蒼蠅的腿

1 3 8 第二部分：巧合

1 5 2 《眼睛的故事》續篇提綱

1 5 4 導讀

巴塔耶的自我啟蒙之書

作家 朱嘉漢

1 6 1 導讀

來自尿道的消息

作家 張亦絢

1 6 6 導讀

跟巴塔耶「撿屍，撿詩」——在二十一世紀閱讀《眼睛的故事》

《同志文學史》作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紀大偉

1 7 1 賞析

狂歡與汙穢，色情和死亡——論巴塔耶《眼睛的故事》中的越界思想

作家 張生

第一 部分
故 事

I

貓的眼睛

我極爲孤獨地長大。

根據我的回憶，任何性的事物都讓我恐懼。約十六歲那年，在X城的海灘上，我遇見了西蒙娜，一個與我同齡的女孩；我們兩家算是遠房的親戚。我們很快就親密起來。相遇後的第三天，我們兩人獨自待在她的別墅裡。她穿著一件黑色的無袖連衣裙，領子又白又硬。我盯著她，開始意識到，她和我一樣地焦慮；而那一天，這種焦慮甚至加劇了，因爲我希望在裙子下，她一絲不掛。

她穿上了及膝的黑絲襪，但我無法瞧見上方的尻（這個我常在西蒙娜身上使用的詞，我想，是陰道的所有叫法中最可愛的）。我突然想到，只要把她的裙子從後面輕輕地撩起，我就會看到她赤裸的私處。

過道的角落上放著一小碟餵貓的牛奶。「牛奶是給貓咪的，不是嗎？」西蒙娜說。「你猜我敢坐到碟子上嗎？」

「妳不敢吧。」我回答道，幾乎喘不上氣來。

天氣極熱。西蒙娜把碟子放到一張小凳上，在我面前坐下，雙眼盯著我；當她這樣坐的時候，我看不到她燃燒的屁股浸在冰涼的牛奶裡。血噴湧上我的頭，我有片刻一動不動地站在她面前，顫慄著，任她看著我堅硬的性器在褲襠裡勃起。接著，我躺到她的腳上，她沒有移動；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冷卻在白色牛奶中「粉紅而暗黑」的肉。我們依舊沒有行動，一直保持著，我們兩個人都不知所措……

突然，她站起身，我看見牛奶順其大腿流淌至絲襪。她跨過我

的頭，一隻腳留在凳上，用一塊手帕平緩地擦拭自己。我隔著褲衩使勁摩擦性器，在地板上翻滾，如一條欲蟲。我們幾乎在同一時刻達到了高潮，甚至沒有相互接觸。當她的母親歸來，我坐到了一張低矮的扶椅上，趁著她依偎在母親懷裡的那一刻，我掀起了裙子的後部，在兩條燃燒的大腿中間，我把我的手，戳進了她的尻。

我飛奔回家，急切地自慰；次日，如此灰暗的眼圈圍繞著我的眼睛，西蒙娜凝視了我一會兒，將頭埋在我的肩上，懇切地說：「我不想你一個人自淫。」

從此，我和女孩開始了戀愛的生活；這關係是如此地密切、如

此地緊迫，我們每週都必須相見。但實際上，我們從不談它。我發覺，她看我的感覺和我看她的感覺是一樣的，但一語點破又何其不易。記得一日，我們駕車飛馳，撞到了一位騎車的人，一個貌似很年輕又極美麗的女孩。她的頭幾乎被車輪完全地輾碎。我們把車停在數公尺外，久久未出，全然沉迷於屍體的慘狀。鮮血淋漓的肉體上，恐懼和絕望，半是噁心，半是美妙，和我們相互凝視的感覺完全地一樣。西蒙娜高眺、可愛。她總顯得很自然，眼神和聲音中毫無心碎的跡象。但在感官的層面上，她又如此坦率地渴求一切的激盪，來自感官的最微弱召喚，讓她去一睹所有直接暗示了與深度性欲有關的東西：血、窒息、突如其來的恐懼、罪惡；無限地摧毀人類的至福與誠實的事物。那天，當她坐上牛奶碟子時，我便看見了

她沉默而絕對的痙攣（我也是如此）。誠然，我們只在類似的時刻交換專注的凝視。但我們無法鎮靜，從不嬉戲，除了高潮過後鬆懈的短短幾分鐘。

無論如何，我應當承認，我們過了很久才開始合體。我們只是抓取一切的機會，縱情於不尋常的舉動。我們不缺乏羞恥，相反的，我們缺乏某種急切地驅使我們盡可能狂妄地蔑視羞恥的東西。因此，當她要求我不要再獨自淫樂後不久（我們在懸崖之巔相會），她便脫下我的褲頭，讓我平躺於地。她捲起衣裙，背對著我，騎在腹上，忘乎所以；而我，把我的手，塗抹著青春的體液，送入了她的尿。接著，她趴下，把頭埋入我的雙腿，在空中撫慰她的尿；她

的身軀降下，我把頭探向了她的尻——她的雙膝就搭在我的肩上。

「你就不能對著我的尻撒尿嗎？」她說。

「可以，」我說，「妳願意的話，但它會弄髒妳的裙子和臉。」

「那又怎樣？」她回道。我照她的話做了，但不久，我便再次將她淹沒，這一次是純白的液體。

此刻，大海的味道，混雜著潮溼的亞麻、我們的裸體和體液的氣息，飄來。夜幕正在降臨，我們留在那個非凡之地，安靜地，一動不動地；突然，我們聽到擾動草叢的腳步聲。

「拜託，別動。」西蒙娜請求道。

腳步聲停止了，但無法看清是誰臨近。我們一起屏住了呼吸。西蒙娜的屁股，高高翹起，就像一個無所不能的乞求，擊中了我，

它如此地完美——兩片狹小精緻的臀肉，一道深深的裂縫；我一刻也不會懷疑，如果未知的男人或女人看到了這屁股，定會馬上屈服，情不自禁地淫慰。現在，腳步聲又恢復了，這一次變得更快，幾乎是在奔跑，突然，一個極其迷人的金髮女孩隱隱約約地進入了視野——瑪塞爾，我們朋友中最純潔、最動人的一位。但我們如此強烈地固著於我們可怕的體位，絲毫未動，於是我們不幸的朋友突然崩潰了，蜷縮在草叢中哭泣。這時，我們才從放蕩的擁抱中分開，撲向那個自我放任的身體。西蒙娜拉起裙子、扯掉短褲，晃蕩地向我展示了一個新的尻，和她自己的一樣可愛、純粹：我猛烈地親吻它，並幫西蒙娜自慰，她的大腿圍住了瑪塞爾陌生的屁股，後者不再隱藏任何的東西，除了她的啜泣。

「瑪塞爾，」我大喊道，「拜託，拜託，別哭了。我想和你接吻……」

西蒙娜撫摸著女孩可愛光滑的頭髮，用溫柔的吻覆蓋了她的身體。

此刻，天空已經電閃雷鳴，而隨著夜幕的到來，巨大的雨點開始撲通地落下，將萬物從一個炎熱、無風的日子裡解脫出來。大海咆哮著，在久久未息的隆隆雷聲中變得更響；閃電的火光，如白晝一般明亮，不斷魯莽地揭露兩個如今沉默的女孩那愉快的尻。一陣野蠻的迷亂驅動著我們三人的肉體。兩張年輕的嘴，為我的肛門、睪丸和陽具而爭鬥，但我不斷地把沾滿口水和精液的女性大腿分

開，撐展它們，彷彿是從一頭怪物的掌控中扭轉出來，而那頭怪物不過是我運動的絕對暴力。炙熱的雨最終傾瀉了下來，在我們完全裸露的身體上流淌。巨大的雷聲震撼著我們，令我們更加迷亂，激起我們暴怒的叫喊，每一束火光都伴隨著對我們性欲的一瞥。西蒙娜找到了一個泥潭，狂野地塗抹自己——她用泥土自慰，越來越劇烈；在傾盆大雨的抽打下，我的頭陷入她滿是汙泥的大腿，而她的臉在水坑中沉迷；她暴虐地攪動瑪塞爾的尿，一隻胳膊摟著瑪塞爾的屁股，用手猛拉她的大腿，迫使它張開。

II
許詒曼笈第衣櫃

那段時間，西蒙娜開始熱衷於用下體打碎雞蛋。她會倒躺在客廳的一張扶椅上，背靠椅子，雙腿向我蜷曲，而我自慰，以射她一臉。我把雞蛋安放到她的屁眼上，她熟練地在屁股的裂痕中搖動雞蛋，取悅自己。當我的精液噴射出來，滴淌到她的眼睛上時，她的屁股就會一起擠壓，而當我用臉往她私處瘋狂地塗抹時，她便達到了高潮。

當然，很快地，她的母親，隨時有可能進入別墅客廳的人，撞見了我們不尋常的舉動。但當這個好心的女人第一次偶然發現我們的時候，她滿足地張大了嘴巴，一言未發，儘管她過著一種典範的生活，而我們就什麼也沒注意到。我想她已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當我們完事準備清理汙物時，我們才發覺她站在門口。

「假裝那裡沒人。」西蒙娜對我說，而她繼續擦她的下體。
的確，我們毫無顧慮地閒蕩出去，彷彿那個女人已經被降低為一幅家庭肖像。

但幾天後，當西蒙娜和我在車庫的屋架上操練時，她冒犯了她的母親，後者不幸地在下面停住，而沒有看見自己的女兒。可憐的寡婦站到了一邊，用這樣一種陰鬱的眼神和絕望的表情看著我們，以至於她慫恿了我們，也就是說，西蒙娜爆發出一陣大笑，四肢蜷伏在橫梁上，把她的屎暴露給我，我完全地發現了那個屎，看著它，盡情地自慰。

我們已有一個多星期沒見到瑪塞爾了，直到一天我們在大街上

遇到她。金髮碧眼的女孩，羞怯而天真地虔誠，看著我們，臉漲得緋紅；西蒙娜用一種不常見的溫柔擁抱了她。

「請原諒我們，瑪塞爾。」她低聲說：「那天發生的事情真是荒唐，但那不意味著我們現在不能是朋友。我保證，我們不會再動妳一根汗毛。」

瑪塞爾罕見地缺乏一種意志力，同意到我們這兒和一幫朋友喝茶。但其實不是喝茶，而是喝大量的冰鎮香檳。

瑪塞爾臉紅的樣子已經完全征服了我們。西蒙娜和我都瞭解彼此，而我們肯定，從現在起，什麼也不能阻止我們實現我們的目的。除了瑪塞爾，在場的還有三個可愛的女孩和兩個男孩。八人中最大的也不到十七歲，飲料很快就起了作用；但除了西蒙娜和我自己，

他們都沒有我們期望的那樣興奮。一臺留聲機把我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西蒙娜跳起了狂亂的查爾斯頓舞，向每個人展示她的大腿，一直到陰部。當其他女孩被要求以同樣的方式單獨跳舞時，她們的心情愉悅得甚至都不需要哄騙。她們穿著短褲，但這些短褲寬鬆地包裹著陰部，並沒有隱藏太多。只有瑪塞爾，喝醉了，沉默著，拒絕跳舞。

最終，西蒙娜假裝自己爛醉如泥，撕下一塊桌布，高高舉起，開始打賭。

「我打賭，」她說，「我敢在所有人面前，對著桌布撒尿。」這基本上是一群近乎騷動而浮誇的年輕人的一次荒謬聚會。一個男孩質疑她，大夥同意獲勝者可以制訂處罰……自然地，西蒙娜

沒有片刻的猶豫，她澆溼了桌布。但這個讓人目瞪口呆的舉動明顯擦動了她的心弦，於是，所有年輕的傻瓜們開始緊張起來。

「既然獲勝者決定處罰，」西蒙娜對失敗者說，「那麼，現在，我要當眾脫下你的褲子。」

這毫無障礙地發生了。當他的褲子被脫去時，他的襯衣也被剝下（以使他看上去不那麼可笑）。至此，還沒有出現什麼嚴肅的事——西蒙娜對她年輕的朋友可不手下留情，後者已經頭暈腦脹，醉醺醺的，赤身裸體了。但西蒙娜想的全是瑪塞爾，而她已经好幾次乞求我讓她離開了。

「我們保證不會碰妳，瑪塞爾。爲什麼妳還想走呢？」

「就是想走。」瑪塞爾固執地回答道，一種強烈的憤怒正逐漸

地控制她。

突然，西蒙娜倒在了地上，讓所有人惶然不已。一種驚厥越來越劇烈地震動她，她的衣服凌亂不整，屁股翹在空中，仿若癲癩發作。當她在那個一絲不掛的男孩腳下翻滾時，她幾乎是含糊地咕噥道：

「往我身上尿尿……尿到我的尿上……」她重複著，流露出渴望。

瑪塞爾對這個場景目瞪口呆——她再次臉紅了，她的臉變得通紅。但隨後，她告訴我——甚至沒有看著我——她想脫掉裙子。我把她的裙子半扯開來，緊接著是她的內衣。她身上只有絲襪和吊帶

了。我用手指輕輕地挑逗她的陰戶，親吻她的脣，而她穿過房間，跑到一個巨大的諾曼第衣櫃前，在西蒙娜耳邊說了什麼後，把自己關在了衣櫃裡頭。

她想在衣櫃裡自慰，並懇求我們讓她一個人靜靜地待上一會兒。

我要說，我們都已爛醉，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驚愕不已。一個女孩吸吮赤裸的男孩。西蒙娜，捲起裙子站著，對著衣櫃摩擦她裸露的屁，而衣櫃裡，可以聽到一個女孩正撫慰自己，伴有強烈的喘息。突然，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一陣古怪、滋滋作響的水聲傳出，接著，便從衣櫃的門下流出了一灘水——可憐的瑪塞爾在

衣櫃裡自慰的時候撒尿了。但完全醉醺醺的狂笑的爆發很快就墮落成跌跌撞撞的身體，高傲的大腿和屁股，溼漉漉的衣衫和體液的放蕩。哄然的大笑像愚蠢而無意識的打嗝一樣出現，但並不試圖打斷對陰道或陽具的野蠻玩弄。很快地，我們就聽到瑪塞爾一人沉悶地啜泣，越來越大聲，那臨時的廁所如今儼然是她的監獄……

半小時後，我清醒了一些，開始意識到我應該讓瑪塞爾從衣櫃裡出來：不幸的女孩，赤裸著，處於一種可怕的境地。她正在狂熱地顫慄、發抖。一看到我，她就流露出一種病態但強烈的恐懼。畢竟，我臉色蒼白、渾身是血、衣衫不整。在我身後，是難以言表的混亂，病懨懨的肉體，毫無羞恥地裸露著，攤開四肢躺著。狂歡期

間，玻璃的碎片在我們當中的兩個人身上留下了血淋淋的傷口。一個年輕的女孩正在嘔吐，而我們所有人都曾在某一時刻，伴隨著如此狂野的大笑而爆發，弄溼了自己的衣服，一張扶椅或是地板。鮮血、精液、尿液和嘔吐物的最終惡臭幾乎讓我恐懼地退縮，但瑪塞爾喉嚨裡傳來的非人的尖叫則更加恐怖。然而，我必須指出，西蒙娜正安詳地入睡，平躺在地上，她的手還在陰部，平靜的面孔近乎微笑。

瑪塞爾，尖叫並咆哮著，跌跌撞撞地跑過房間，再一次看著我。她向後退縮，彷彿我是噩夢中一個可怕的幽靈；伴隨著越來越慘烈的哀號，她崩潰了。

奇怪的是，這沉悶的場景讓我恢復了意識。人們正在趕來，不可避免。但我從未幻想過逃跑或掩蓋醜聞。相反的，我毅然地大步走到門前，把門敞開。怎樣一個場景，怎樣的歡樂！不難想像進入房子的父母們發出驚慌的哭喊、絕望的尖叫、誇張的威嚇！法庭、監獄、斷頭臺，在暴烈的喊叫和神經質的詛咒中被人提及。我們的朋友開始號叫並哭泣，陷入了淚流滿面的狂亂；他們聽上去就像被火把生生點燃了一樣。西蒙娜和我狂喜不已！

然而，這是怎樣的暴行！彷彿什麼也無法終止這些瘋子們鬧劇一般的狂怒。至於瑪塞爾，她依舊赤裸著，一直揮舞著四肢，她痛苦的尖叫傳達了無法承受的恐懼和道德的苦難；我們看到，在徒勞

地試圖抑制她的手臂中間，她撕咬她母親的臉。

的確，父母們的闖入把理性最後的殘留也掃除了，結果，警察不得不出動，所有的鄰居都目睹了這無恥的醜聞！

III
瑪塞爾的氣味

我的父母當晚並沒有在人群中出現。無論如何，我謹慎地決定逃亡，躲避一位嚴厲父親的暴怒，他就是老邁的耶穌會會長的縮影。我從後門進入自家的別墅，偷了一些錢。接著，我很肯定他們會四處找我，除了家裡，我在父親的臥室裡洗了個澡。最後，十點左右，我已在空曠的鄉間，並在母親的床頭櫃上留了一張紙條：「我求妳不要派警察來追我，因為我帶了一把槍，第一顆子彈給警察，第二顆給我自己。」

我從未有過任何所謂裝腔作勢的癖好，但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下，我只想離我的家庭遠遠的，因為他們無情地仇視一切的醜聞。雖然我懷著極大的輕浮寫下那張紙條，差點沒笑出來，但我想，帶上父親的左輪手槍不是個壞主意。

我沿著海邊走了將近一夜，但因為海岸的曲折，我並沒有走出X城多遠。我只是盡力平緩一種強烈的焦慮，一種奇怪而虛幻的錯亂，那裡亂糟糟地浮現了西蒙娜和瑪塞爾面目陰沉的幻影。漸漸地，我甚至想殺了我自己，手裡拿著左輪手槍，我試圖拋棄詞語的任何意義，諸如希冀或絕望。但疲倦之際，我又想到，我的生命終歸不得不擁有某種意義，只要某件事情被定義為可欲的，那麼，意義便會出現。我最終接受了西蒙娜和瑪塞爾這兩個名字的非凡糾纏。既然大笑已經無益，我只能透過接受或假裝想像一種虛幻的妥協來繼續前行，把我最新不安的運動和她們的煩擾混亂地連繫起來。

白天，我睡在樹林裡，到了傍晚，我去找西蒙娜：我翻過圍

牆，穿過院子。臥室的燈亮著，我把一些石子扔進窗戶。幾秒鐘後，她就下來了；幾乎是沉默著，我們走向海灘。再次的相見令我們歡欣。天色已經昏暗，我不時撩起她的衣裙，撫摸她的尻，但我難以興奮——恰恰相反。她坐下，我躺在她的腳邊。很快地，我便感到我無法抑制我的啜泣，我真的在沙灘上哭了很長一段時間。

「怎麼了？」西蒙娜問。

她開玩笑地踢了踢我。她的腳碰到了我口袋裡的槍，一聲可怕的巨響讓我們同時尖叫起來。我沒有受傷，但當我站起來，我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西蒙娜站在我面前，臉色蒼白。

那個夜晚，我們甚至沒想過相互的淫慰，但我們保持著無盡的擁抱，嘴貼著嘴，之前從未有過。

這是我多日來的生活：西蒙娜和我夜裡很晚回家，並睡在她的房間裡，我把自己鎖起來，直到下一個夜晚。西蒙娜會帶來食物。她的母親，已不再管她（醜聞當日，聽到尖叫時，她剛散步歸來），接受了這樣的境況，甚至沒打算一探究竟。至於僕人，金錢會在一段時間內確保他們聽從西蒙娜。

事實上，正是僕人告訴我們瑪塞爾被禁閉的處境以及療養所的名字。從第一天起，我們擔心的就全是瑪塞爾——她的瘋癲，她身體的孤獨，接近她，甚至幫她逃跑的可能。一天，我試圖在床上強迫西蒙娜，她粗暴地擺脫了：

「你徹底瘋了，賤人，」她喊道，「在這裡，在這張床上，就

像一個家庭主婦，我沒有興趣！我只有和瑪塞爾一起才會做！」

「你在說什麼啊？」我失望地問道，雖然我基本上同意她的話。

她親切地走回來，用一種溫柔、夢幻的聲音說：

「聽著，當她看著我們撒尿時，她也會忍不住做的。」

我感到一股溫熱、迷人的液體順著我的大腿流淌而下，當她做完後，我便起身把她的肉體澆溼，而她溫順地把身子轉向她皮膚上那淫蕩的、潺潺噴射的液體。就這樣淹沒了她的尿後，我把精液全都塗抹在她的臉上。伴隨著滿身的汗物，她在一種釋然的狂亂中達到了高潮。她深深地吸入我們刺激而幸福的氣味，一次極樂的高潮過後，她在我潮溼的屁股下，歡快地吐露道：「你聞上去就像瑪塞

爾。」

顯然，西蒙娜和我不時地會有一種想要合體的強烈欲望。但沒有瑪塞爾，我們認為這不再可能，瑪塞爾動人的哭喊一直迴響在我們耳邊，與我們最強烈的欲望緊緊連繫著。因而，我們的性夢想正變成一場噩夢。瑪塞爾的微笑，她的活潑，她的哭泣，那讓臉變紅、變得痛苦地通紅的羞恥感，被撕扯下的衣服，屈服於淫蕩的雙手和嘴脣的可愛而白皙的屁股，超越了所有悲慘的譫妄（正是這譫妄讓她把自己鎖在衣櫃裡，如此狂熱地自慰，以致情不自禁地撒尿）——這一切都扭曲著我們的欲望，無盡地折磨著我們。西蒙娜，她在醜聞期間的舉動前所未有地淫蕩（躺在地上，一絲不掛，分開

大腿），無法忘記她自己的無恥，瑪塞爾的咆哮，及其翻滾、赤裸的四肢所喚起的不可想像的快感，這快感比她曾經試圖描述的任何東西都還要強大。她的陰戶不會向我敞開，除非瑪塞爾的幽靈，憤怒著，面頰通紅，狂暴地到來，使她的厚顏無恥不可一世，至深至遠，彷彿褻瀆會讓一切的事物變得普遍地恐怖而淫蕩。

無論如何，陰戶鬆軟的區域（沒有什麼比洪水或風暴的日子，甚或火山令人窒息的氣體噴發更像它了，平日裡它死氣沉沉，可一旦有風暴或火山一樣的災難，它便興奮異常），這令人心碎的領域，西蒙娜在它的狂熱中預感到一種暴力，允許我癡迷地注視著它，如今，對我而言，它也不過是瑪塞爾幽深而神祕的帝國，後者

在監獄裡受盡了折磨，爲夢魘所困擾。我只能理解一件事情——性的高潮，連同可怕的尖叫所打斷的哭泣，如何全然地毀掉了女孩的面龐！

至於西蒙娜，她不願看著我的性器在她的誘促下噴射出滾燙、刺激的液體，除非它們能塗汙瑪塞爾的嘴和尿。

「你可以用你的液親吻她的臉，」她邊塗抹自己的陰部，邊對我說，「直到它冒氣。」

IV

太陽黑子

其他的女孩和男孩不再讓我們感興趣。我們關心的只有瑪塞爾，甚至大真地想像她上吊自殺，被祕密地埋葬，化爲葬禮的幽魂。最終，在一個夜晚，得知了確切的資訊後，我們騎上自行車，前往我們的朋友被囚禁起來的療養院。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就騎了二十公里，抵達海邊的絕崖峭壁，那裡有一個被圍起來的公園，裡頭是一座城堡。我們知道瑪塞爾在八號房間，但顯然，我們不得不到建築物裡去找她。如今，我們能夠期望的是透過欄杆觀察後，從窗戶爬進她的房間，但我們無法在三十個窗戶中認出她的來。突然，我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幻影。我們已經翻過圍牆，在公園裡了，一陣狂風正拍打著樹木。我們看到二樓的一扇窗戶打開了，一個陰影拿著一條床單，把它繫到一根柵欄上。床單很快在狂風中飛舞，不等

我們辨認出陰影，窗戶就關上了。

難以想像巨大的白色床單在狂風中發出怎樣悲痛的喧囂。它比大海的暴怒或叢林的旋風吼得更響。我第一次看到西蒙娜爲她自己的淫蕩以外的東西而苦惱：她靠著我，蜷成一團，心怦怦地亂跳，驚訝地看著夜空中咆哮的巨大幻影，彷彿精神錯亂本身已把它的色彩塗到了這悲慘的城堡上。

我們一動不動，西蒙娜蜷縮在我的懷裡，我近乎憔悴；忽然，風撕破了陰雲，月亮，帶著啟示的清澈，把光明傾瀉到某種在我們看來如此怪異、如此令人痛苦的東西上，西蒙娜的喉嚨裡傳來一陣

突然而強烈的哽咽——在風中飛舞並作響的床單的中央，一塊寬大的潮溼的汗漬，在透明的月光裡格外醒目……

幾秒鐘後，烏雲再一次將萬物拖入黑暗，我依舊未動，喘不上氣來，感受著被風吹拂的頭髮，和西蒙娜一樣，開始淒慘地流淚，她倒在草叢裡，第一次，巨大而天真的哭泣，震動了她的身軀。

無疑地，是我們不幸的朋友，是瑪塞爾打開了昏暗的窗，把悲慘的令人震驚的符號，繫到了她監獄的柵欄上。顯然，她陷入了這樣一種混亂的感覺，在床上淫慰後完全地弄溼了自己，接著，我們便看見她從窗戶裡把床單掛出來晾乾。

就我自己而言，站在這樣一座公園裡，面對著偽造的遊樂城

堡，面對著它安著冰冷柵欄的窗，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繞著建築走動，留下西蒙娜心煩意亂地躺在草叢中。我沒有特定的目標，只想自己呼吸空氣。但隨後，在城堡的一邊，我突然發現一樓有一扇沒安柵欄、敞開的窗戶。我摸了摸口袋裡的槍，小心地爬了進去——那是一間十分普通的會客室。一隻手電筒幫我找到了前廳；接著是樓梯。我無法辨別任何東西，我沒有到任何地方，房間沒有數字。此外，我無法理解什麼，儘管我已經著迷：此刻，我甚至不明白我為什麼想脫掉褲子，只穿襯衣繼續那痛苦的探險。但我脫下了衣服，一件接一件，把它們放到一張椅子上，只穿著鞋。我的左手拿著手電筒，右手拿著槍，漫無目的地隨意遊蕩。一陣沙沙聲讓我迅速關掉手電筒。我站著一動不動，只聽自己古怪的呼吸來消磨時

間。在長久而焦躁的等待後，我沒有聽見任何的聲音，我重新打開手電筒，但一陣模糊的喊叫讓我迅速地逃離，連衣服都忘了拿上。

我感到自己被人跟蹤：於是，我匆忙地爬出窗戶，藏到花園的一條小道上。不久，便輪到我觀察城堡中正在發生什麼事了。我看到窗框裡有一個赤裸的女人；她像我一樣跳進公園，跑向一堆荊棘叢。

對我而言，在這絕對毛骨悚然的時刻，沒有什麼比未知的花園小道上我那迎風而立的裸體更加奇異的了。彷彿我已離開塵世，尤其是因為暴風雖一如既往地猛烈，但也溫暖地暗示了一種野蠻的乞求。我不知道如何處置手裡的槍，因為我沒有口袋放它；朝那個從

我身邊跑過的未知的女人開一槍，我無疑會把她擊倒，殺掉。憤怒元素的狂吼，樹木和床單的咆哮，同樣阻止我在我的意志或姿態中，辨別出任何與眾不同的事物。

突然，我站定，屏住呼吸——我來到了陰影方才消失的叢林。左輪手槍令我激動，我開始尋找，忽然之間，全部的現實彷彿被撕裂開來：一隻手，塗抹著唾液，抓住了我的性器，撫慰它，一陣激動、灼熱的吻在我的屁股底下扎根；一個女人赤裸的乳房和大腿，伴隨著一種極度亢奮的顫動，貼在了我的腿上。不等我轉身，精液便在西蒙娜的美麗面孔上綻放：緊握著左輪手槍，我被一陣風暴般猛烈的震顫所橫掃，我的牙齒顫抖著，嘴唇泛起泡沫，交叉著雙臂，

我抽搐地握住手槍，混沌當中，三顆盲目、可怕的子彈飛向了城堡。

西蒙娜和我昏沉又無力地從樹叢中逃走，像狗一樣跑過公園；由於太過狂野的暴風，槍聲不會驚醒城堡裡安睡的任何一人，即便是在城堡內開槍。但當我們本能地抬頭去看瑪塞爾窗口隨風飄舞的床單時，我們驚訝地發現，一顆子彈在窗格上留下了一道星形的裂口。窗戶搖動、打開，陰影再次出現。

我們目瞪口呆，彷彿會看到瑪塞爾流血並昏死在窗框上。我們依舊站在古怪、幾乎靜止的幻影下。因為猛烈的狂風，我們甚至無法讓瑪塞爾聽見我們。

「你的衣服呢？」我隨後問西蒙娜。她說她找過我，但沒有找

著，最終便進了城堡；但爬入窗戶前，她脫掉了衣服，因為「那樣更自在」。當她跟隨我出來，被我嚇著後，她發現衣服已經被風刮跑了。同時，她一直在觀察瑪塞爾，都沒想過問我為什麼赤身裸體。

窗戶裡的女孩消失了。一段看似無盡的時間過後，她打開了房裡的燈。最終，她回來呼吸新鮮空氣，注視著大海。她光滑、黯淡的頭髮陷入風中，我們可以辨認她的特徵——她沒有變，只是眼神中多了某種狂野而不安的東西，與她孩子般的純潔形成了對比。她看上去只有十三歲，而不是十六歲。在睡衣下，我們隱約看見了她弱小但豐滿的身體，堅定、隱忍，和她的凝視一樣地美麗。

最終，她看見了我們，驚訝得似乎恢復了臉上的生氣。她呼喊，但我們聽不見。我們向她示意。她的臉紅到了耳根。西蒙娜幾乎哭

了，而我愛撫她的額頭，親吻她，對此，她沒有報以微笑。接著，西蒙娜撫摸自己的肚皮和陰部。瑪塞爾效仿她，一條腿支撐著，另一條腿，覆蓋著白色的絲襪，幾乎延伸到了她金色的陰部，高高地抬起。有趣的是，瑪塞爾穿著一條白色的吊帶和一雙白色的絲襪，而黑髮的西蒙娜（她的尿正在我的手中），穿的是黑色的吊帶和絲襪。

此刻，在這呼嘯的夜晚，兩個女孩正面對面，以一種簡要而直率的姿勢淫慰自己。她們幾乎一動也不動，無比地緊張，眼睛裡充滿了無限的喜悅。但很快，某個無形的怪物出現了，把瑪塞爾從窗邊猛地拉開，雖然她的左手還使勁抓著柵欄。我們看見她再次墜入了狂亂。我們面前徒留一扇空虛而明亮的窗，一道長方形的裂口，

刺穿了晦暗的夜空，向我們疼痛的眼睛，展示了一個由電光和黎明組成的世界。

V
血流

對我來說，尿是和硝石深深地連繫著的；而閃電，我不知道爲什麼，和一隻古老的釉瓷尿壺連繫著，那尿壺在一個陰雨綿綿的秋日，被人遺棄在鄉間茅廁的鍍鋅房頂上。療養所的第一個夜晚，這些痛徹心扉的圖像就在我頭腦最淫穢的地方，和陰戶，和體液，和我不時地在瑪塞爾臉上看到的黯淡表情，緊緊地交織起來。但不久，我想像的這幅混沌而恐怖的圖景被一道血和光的急流突然淹沒了，因爲瑪塞爾只有將自己浸透，才能達到高潮，不是用鮮血，而是用噴湧的尿液，那尿液，在我看來是透徹甚至明亮的，起初像打嗝一般劇烈、顫動，爾後便自如地鬆懈下來，融入了一種超人的快樂爆發。毫不奇怪，一個夢想最荒蕪、最瘋癲的部分只是那個方向上的一種驅迫，一種等待完全歡樂的頑固，就像那道閃亮的裂口，那扇空虛的窗，正當瑪塞爾伸躺在地板上，無盡地淹沒著它。

那天，在無雨的風暴中，西蒙娜和我，丟失了衣服，被迫離開城堡，穿越不祥的黑暗，像動物一樣逃亡，一種消沉的意氣縈繞著我們的想像，一定要再次得到瑪塞爾，讓可憐的囚徒成為推動我們的肉體走向無盡放蕩的暴怒和恐怖的化身。我們很快找到了自行車，彼此提供了一幅令人惱怒的、理論上不潔的圖像——一臺機器，一具穿鞋的裸體。我們飛快地行駛，並不言笑，奇怪地滿足於相互的在場，彼此被孤立在普遍的淫蕩、疲乏和荒謬裡。

然而，我們正因疲乏而潰亡。一道斜坡的中央，西蒙娜停下了，說自己正在發抖。我們的臉、背，還有大腿，布滿了汗水，我們徒勞地相互撫摸，撫摸我們溼漉漉的火熱身體的各個部分；儘管她越

來越起勁地揉擦，但她依舊是一具顫慄的肉體，一排發抖的牙。我脫下她的絲襪，洗擦她的身子，後者散發出一種灼熱的氣味，讓人想起了病態或放蕩的床。逐漸地，西蒙娜感到舒服了一些，她給了我一個吻，作為感激的回報。

我仍極度焦躁。還有十公里的路程，並且，就當前的處境看，我們不得不在黎明前趕回X城。我難以繼續，甚至對抵達行程的不可能的終點感到絕望。我們已經拋棄真實的世界，那個由衣冠楚楚的眾人構成的世界，而自此消逝的時間已經如此遙遠，遙遠得幾乎不可觸及。如今，我們個體的幻覺，就如同人類社會的全部夢魘，隨著大地和天空，無盡地蔓延。

自行車的皮革座椅吸附著西蒙娜裸露的尻，後者不可避免地受
 到了隨著腳踏板而上下運動的大腿的摩擦。進而，後輪在我的眼裡
 無限地消失了，不僅在腳踏車的後叉上，同樣也在騎車人赤裸的臀
 縫下，虛幻地消失了——布滿塵土的輪胎快速旋轉一如我咽喉的乾
 渴，一如我的勃起，終將投入到依附於車座的陰道的無盡深淵裡。
 風已經平息，星光點點的天空部分地顯露了出來。而我突然想到，
 死亡便是我勃起的唯一後果，如果西蒙娜和我死去，那麼，我們無
 法忍受的個體幻覺的世界無疑會被純潔的星辰所取代，它們和任何
 的外部凝視都毫無關係，在一種沒有人類延緩或迂迴的冷漠狀態
 中，它們將實現某種作為性放縱之目標而擊中我的東西——一種幾
 何學的熾熱（在別的事物中間，這就是生命與死亡，存在與虛無相

融合的點），完美得炫目。

然而，這些圖像關係到了一種精疲力竭的持續狀態和我陰莖的一種荒謬的剛硬之間的矛盾。西蒙娜暫時難以看到這樣的剛硬，部分是因爲昏暗，部分是因爲我左腿的快速抬升，踏板的旋轉不斷地隱藏著我的剛硬。我感到我可以看見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通紅通紅，不時地向後凝望，不管多麼地疲乏，在身體的崩潰邊緣，我意識到，她正在車座上越來越激烈地耗盡自己，那坐墊已經嵌入了她的屁股中間。和我一樣，她還沒有耗盡陰部的無恥所喚起的焦躁，偶爾，她也發出沙啞的呻吟；她被歡愉真正地撕裂了，伴隨著鋼條在卵石上發出可怕的摩擦和一聲刺耳的尖叫，她赤裸的身體猛地拋向了一座路堤。

我發現她毫無生氣，腦袋低垂，嘴角淌出一絲鮮血。我的恐懼已到了體力的極限，我抬起一隻胳膊，它又綿軟地垂下。我撲到這死氣沉沉的肉體上，害怕得直發抖，我緊緊地抱住它，無法抑制血液的痙攣，我的下脣滴淌著口水，牙齒露了出來，就像一個目光呆滯的傻瓜。

同時，西蒙娜正緩慢地甦醒過來——她的手臂在無意識的運動中碰到了我，我迅速從壓倒了我的麻木中回過神來，但已經弄髒了我曾以為的屍體。她身上沒有傷口，也沒有青腫，依舊穿著吊帶和一隻絲襪。我把她抱在懷裡，開始上路，完全不顧我的疲乏；我走得盡可能地快，因為天剛剛破曉，但只有一種超人的努力允許我抵

達別墅，並快樂地將我非凡的朋友活著帶到她自己的床上。

汗水從我的臉上滴淌，流遍了全身，我的眼睛紅腫，耳朵嗡嗡作響，牙齒顫慄，太陽穴和心臟怦怦直跳。但既然我剛剛救下我在世上最愛的人，既然我想我們很快會見到瑪塞爾，我躺在了西蒙娜的身旁，就像以往那樣，沉浸在凝固的塵埃當中，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去，步入了朦朧的夢鄉。

VI

西蒙娜

我生命中最安逸的一段時光是西蒙娜發生那起小事故之後的日子，她只是病了。不管她的母親什麼時候進來，我都會躲到浴室裡。通常，我趁那個時間撒尿，甚至洗澡；當那女人第一次想要進浴室的時候，西蒙娜立即阻止了她：

「別進去，」她說，「裡面有一個裸男。」

每次，她母親都很快就被打發走了，而我又回到了病床邊的椅子上。我抽菸、翻報紙，如果有任何關於犯罪或暴力的話題，我都會大聲地讀出來。不時地，我把發燒的西蒙娜抱到浴室裡幫助她撒尿，隨後在浴盆裡仔細地清洗她。她極度虛弱，我自然不敢怎麼撫摸她；但她很快得到了樂趣——她讓我將雞蛋扔到馬桶裡，這些平熟的雞蛋，被不同程度地剝去外殼，深淺不一地沉在水中。她會坐

上很長一段時間，盯著雞蛋看。然後，她移位到馬桶上，分開大腿，打量陰戶下面的蛋。最後，她讓我沖洗馬桶。

另一個遊戲是在浴盆的邊沿敲碎生雞蛋，把蛋液倒在她身上：有時她會在蛋殼裡撒尿，有時她扒光我的衣服，讓我吞下浴盆底部的新鮮蛋液。她許諾，一旦她的病好了，她就對我，還有瑪塞爾，做同樣的事。

那個時候，我們想像瑪塞爾穿著衣服和鞋，被掀起了裙子——我們把她放到一個滿是生雞蛋的浴盆裡，她撒尿，擠碎雞蛋。西蒙娜還幻想我抱著瑪塞爾，這一次瑪塞爾什麼也不穿，除了吊帶和絲襪，她的尻裸露在空中，雙腿蜷曲，腦袋朝下；西蒙娜自己穿一件

被溫水浸溼的浴衣，浴衣緊緊地貼住她，只露出乳房，接著，她從一張有軟木座位的白漆椅子上站起。我會隔著一段距離，用一把使用已久的左輪手槍刺激她的乳房，把她的乳頭放到剛上膛並開火的滾燙槍口上（首先，這會震動我們，其次，它會給乳房帶來一股刺激的火藥味）。同時，西蒙娜把一罐白晃晃的鮮奶油倒入瑪塞爾灰白的屁股，而 she 會自由地在袍子裡撒尿，如果袍子在瑪塞爾的背部或頭上微微地張開，那麼，我就可以從另一邊對瑪塞爾撒尿（當然是尿在她的胸部）。當然，如果她願意的話，瑪塞爾也可以完全地淹沒我，因為我把她倒抱著，她的腿就夾在我的脖子上。她甚至可以用嘴吸吮我的陽具，等等。

在這樣的夢幻過後，西蒙娜讓我把她放到馬桶旁邊的毯子上，

她把腦袋靠在馬桶的邊緣，睜大眼睛，注視著白色的雞蛋。我舒服地坐在她身旁，這樣，我們的面頰和太陽穴就能貼在一起。我們因長久的凝視而平靜下來。沖刷的巨大水聲往往令西蒙娜感到欣喜，她忘記了自己的執迷，最終恢復了高亢的情緒。

一天六點，當傾斜的太陽完全照亮了浴室，一枚半浮著的雞蛋突然遭到了水流的侵襲，一陣怪異的雜訊過後，它便在我們眼前沉沒了。這件事對西蒙娜具有如此非凡的意義，以至於她繃緊了身子，陷入了長久的狂喜，幾乎是用她的嘴脣，吸吮我的左眼。接著，她坐下，像吸奶一樣頑固地貼著眼睛不放，她把我的頭扭向她那邊，懷著全然的滿足和活力，對著漂浮的雞蛋，喧囂地撒尿。

現在，她可以說已經痊癒，她向我滔滔不絕地講述各種私密的
事情，來證明自己的喜悅，雖然平常她從不談論她自己或者我。她
微笑著承認，片刻之前，她感到了一種要完全釋放自己的強烈衝
動，但爲了更大的快樂，她克制住了。的確，那衝動讓她的小腹鼓
起，尤其是她的尻，脹得有如一顆成熟的果實；當我把手伸到床單
底下，她的尻就堅定地緊緊夾住了我，她說自己保持著以往的狀
態，此刻正無比地快活。我問撒尿 (uriner) 一詞讓她想到了什麼，
她回答說：雕刻 (burner)、眼睛、一把剃刀、紅色的東西、太陽。
雞蛋呢？牛犢的眼睛，既因爲牛犢腦袋的顏色，也因爲蛋白就是眼
白，蛋黃就是眼珠。她說，眼睛是蛋形的。她要我承諾，當我們可
以出去的時候，我會把雞蛋拋向明亮的天空，並用我的手槍擊中它

們。我說這不可能，她繼續談論，試圖說服我。她華麗地玩弄著詞語，一會兒談到打破一隻眼睛（*casser un œil*），一會兒又說打破一枚雞蛋（*crever un œuf*），她的論證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

她補充道，對她而言，下體的氣味就是火藥的氣味，尿液的噴射是一次「光一般的槍擊」；她的屁股是一枚去殼的熟雞蛋。我們同意讓人送來沒有外殼的半熟雞蛋，用於馬桶的遊戲；她許諾，一旦坐上馬桶，她就會因這些雞蛋而完全地舒緩自己。她的屎仍在我的手中，仍處於她描述的那種狀態；待她許諾之後，一場風暴開始漸漸地在我的內心深處醞釀：我正在越來越深地反思。

平心而論，一個臥床不起的病人的房間正是逐漸發掘童年之淫蕩的所在。我溫柔地吸吮西蒙娜的乳房，等待著半熟的雞蛋，而西

蒙娜的手指撫摸著我的頭髮。她的母親送來了雞蛋，但我甚至沒有轉身，誤認爲是一個女僕，繼續滿足地吸吮著西蒙娜。當我認出聲音後，我也沒被打斷，但既然她還站著，而我又無法拒絕哪怕片刻的歡愉，我想脫下我的褲子，彷彿是出於本性的呼喚，不是爲了炫耀，而只是希望她能夠離開，能夠對擺脫一切的約束感到高興。當她最終決定走出去，到別處徒然地沉思自己的沮喪時，夜幕已經降臨，我們打開了浴室的燈，每人拌著鹽吃下一枚熱乎乎的雞蛋。我輕柔地撫摸西蒙娜的身體，在她的屁股和大腿之間，滾動剩下的三枚雞蛋，然後把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慢慢投入水中。我們觀察了一會，這些雞蛋浸泡著，潔白的，依舊滾燙；西蒙娜第一次看到它們被剝光，在她美麗的尻下，赤裸地沉沒，她繼而沉迷於撲通的水聲，

就像那些半熟的雞蛋發出的。

但我不得不說，這樣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除了一次例外，而雞蛋也不再被我們的談話所提及；可是如果我們有機會注意到一個或者更多的雞蛋，那麼，當我們的目光在一種沉默而朦朧的探詢中相遇時，我們就會情不自禁地臉紅。

無論如何，故事的結局將會表明，這樣的探詢若沒有確定的答案，就無法持續，而首先，這意想不到的答案必須度量我們眼前巨大的深淵，當我們沉迷於雞蛋的獨特消遣時，那深淵已經不知不覺地敞開了。

VII

瑪塞爾

出於一種共同的羞恥，西蒙娜和我總是避免談論我們所癡迷的最重要物件。這就是爲什麼，雞蛋一詞從我們的詞彙中退出了，我們從不談論彼此抱有的那種興趣，更不用說瑪塞爾對我們意味著什麼了。我們在臥室裡度過西蒙娜的病期，期待著我們能夠回到瑪塞爾身邊的那一天，急切得就像上學的時候，等待最後一節課結束那樣。所以，我們談論的盡是什麼時候回到城堡。我準備了一根細繩，一條粗大、打著紐結的繩索，還有一把鋸子，所有這些，西蒙娜都懷著強烈的興趣，檢查了一遍，她聚精會神地查看繩索的每一個紐結和部分。我找回了自行車，事故發生那天，我把它們藏到了一個灌木叢裡。我小心翼翼地爲車子的各個部分塗上機油，包括齒輪、承軸、鏈齒輪等。接著，我在我的車子上安了一副定趾套，這樣我

就可以載一個女孩。至少在目前，讓瑪塞爾和我一樣祕密地住在西蒙娜的房間裡，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我們不得不共用一張床（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共用一個浴室，等等）。

但在我們計畫好要去療養院的六個星期後，西蒙娜才能騎自行車。和上次一樣，我們夜晚出發——事實上，白天我也不見蹤影，而這一次，當然有萬分的理由要避免引起注意。我匆忙地趕到那個被我模糊地視為「恐怖城堡」的地方，一方面是因為療養所（maison de santé）和城堡（château）兩個詞語的連繫，另一方面是憶起幽靈一般的床單，想到了夜間被關在沉寂的巨大建築裡的瘋子們。但出乎意料的是，雖然我在世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並不覺得自在，可

如今，我覺得自己恍若回家一般。那的確是我的印象，當我們翻過公園的圍牆，看到了高出枝頭的巨大建築——只有瑪塞爾的房間亮著燈光、開著窗戶。我們從路上撿來一些石子，扔進她的臥房。石子很快招來了女孩，她立即就認出我們，並聽從了我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的指示。當然，我們也舉起打結的繩索，讓她明白我們這次要做什麼。我把一顆石頭綁到繩子上，扔給瑪塞爾，她把繩子捆到一根柵欄上，又丟還給我。沒有問題了，粗大的繩子由瑪塞爾舉著，牢牢地繫在了柵欄上，我順勢爬了上去。

我試圖親吻瑪塞爾，但她退縮了。她只是專注地看著我鋸斷柵欄。由於她只穿一件睡衣，我輕聲地告訴她，讓她穿上衣服，這樣

她就可以和我們一塊兒回去。她轉過身去，套上了色彩豔麗的絲襪，並把絲襪扣到亮紅色的吊帶上，那吊帶使她的屁股呈現出一種完美的形狀，顯露了極其美麗的皮膚。我繼續幹活，大汗淋漓，既因為我的努力，也因為我看到的事物。瑪塞爾依舊背對著我，她穿上一件襯衣，遮住了修長、平坦的臀部，當她把一隻腳放到椅子上時，臀部筆直的線條就令人欽羨地終結於陰戶。她沒穿任何短褲，只有一件帶褶的灰色裙子和一套毛衣，織滿了黑色、白色和紅色的小方格。穿上平底鞋後，她來到窗邊坐下，離我足夠地近，這樣，我的一隻手就可以撫摸她的頭，還有可愛的短髮，它們如此地順滑，如此地輝煌，以至於看上去就像蒼白的一樣。她親暱地注視著我，似乎已被我看著她的無言喜悅所觸動。

「現在我們可以結婚了，不是嗎？」她最終說道，逐漸活躍起來。「這裡很糟糕，我們遭受……」

此刻，我甚至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把餘生獻給這樣一個不真實的幽魂。她讓我在她的額頭和眼部，給予一個長吻，當她的一隻手無意地碰到我的腿時，她睜大了眼睛看我，但縮手前，她漫不經心地摸了摸我的衣服。

經過許久的努力，我成功地鋸開了髒兮兮的柵欄，使盡力氣把它們推到一邊，為瑪塞爾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她鑽了出來，而我幫助她爬下去，我在下方不得不看著她大腿的頂端，甚至在支撐她的

時候觸碰到她的大腿。回到地面，她便依偎在我的懷裡，使勁親吻我的嘴唇，而西蒙娜，坐在我的腳上，眼裡飽含淚水，伸手抱住了瑪塞爾的大腿和膝蓋。起初，西蒙娜只是用臉頰摩擦大腿，但依舊難以抑制喜悅的巨大衝動，最終，她把大腿猛地分開，把嘴貼到尿上，貪婪地舔舐起來。

然而，西蒙娜和我意識到，瑪塞爾絕對沒有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事實上，她連一個個的情境都分不清楚。她微笑著，想像「恐怖城堡」的主管會如何驚恐地看著她和她的丈夫穿越花園。她也幾乎沒有注意到西蒙娜的存在；有時，她快樂地把西蒙娜誤認爲一頭狼，因爲西蒙娜的烏髮、她的沉默、她溫順地在瑪塞爾腳邊磨蹭的

腦袋，就像一條拱著主人大腿的狗。但當我說「恐怖城堡」的時候，她並沒有讓我解釋；她明白這就是她被不幸地關押起來的建築。不論她何時想起城堡，那恐懼便將她從我的身邊推走，彷彿她看見林子裡有什麼東西穿過。我不安地看著她，由於我的臉已變得嚴厲而陰沉，我也讓她害怕；幾乎是在同一時刻，她請求我在紅衣主教回來的時候保護她。

我們躺在樹林邊緣的月光下。我們想在回去前休息一會，尤其是想擁抱並注視瑪塞爾。

「但誰是紅衣主教？」西蒙娜問她。

「那個把我鎖在衣櫃裡的人。」瑪塞爾說。

「但他爲什麼是紅衣主教？」我喊道。

「因爲他是斷頭臺上的神父。」她回答。

現在，我想起了瑪塞爾離開衣櫃時的恐懼，尤其是兩個細節：當時我正戴著一個鮮紅的沙龍舞裝飾，一頂弗里吉亞軟帽；並且，由於我玩弄的一個女孩身上有深深的傷口，我的臉、衣服、雙手——我的全身無一不沾滿了鮮血。

就這樣，在瑪塞爾的記憶中，她把紅衣主教、斷頭臺上的神父，和一個戴著弗里吉亞軟帽、渾身是血的劊子手混淆了——一種對神父既虔誠又憎惡的怪異情感說明了這種混淆，但在我看來，這樣的混淆，依舊和我殘酷的現實、和我強制性的舉動所不斷喚起的恐怖，緊緊地連繫著。

VIII

女屍睜開的眼睛

剎那間，我對這個意外的發現感到完全地無助；西蒙娜也是如此。瑪塞爾半睡在我的懷裡，我們不知所措。她的裙子被掀起來，露出了修長的大腿底端紅色吊帶中間的灰色陰戶，在一個如此脆弱的世界裡，它已然成了一種非凡的幻覺，彷彿一次呼吸就可以把我們變成縹緲的空氣。我們不敢挪動，只希望這種不真實的凝止盡可能長久地持續，讓瑪塞爾澈底地睡去。

我的心靈在一種令人精疲力竭的眩暈中打轉，如果西蒙娜——她憂心忡忡的目光在我的眼睛和瑪塞爾的裸體之間迴旋——不做出一個突然而溫柔的舉動，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她張開她的大腿，用一種蒼白的聲音說，她再也忍不住了。

在一陣持久的、讓她完全裸露的抽搐中，她浸溼了她的衣裙，

而我也迅速在衣服裡，射出了一波精子。

我伸開四肢，躺在草叢中，腦袋放在一塊巨大、平坦的岩石上，眼睛直視銀河，那星辰的精液和宇宙的尿液，在星叢的圓環構成的天靈蓋上，打開了一個古怪的缺口——天穹的缺口，似乎充滿了液態的氦氣，在廣袤的空間中閃耀（在虛無的空間中，它們荒謬地向前迸發，如公雞在沉默中啼叫），一枚破碎的蛋，一顆破碎的眼睛，正如我自己昏昏沉沉地壓在岩石上的頭顱，將對稱的圖像彈回了無限。公雞那令人厭惡的啼叫特別地與我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如今的紅衣主教——發生了共鳴，因為裂口，因為血紅，因為他所引發的衣櫃裡混亂的尖叫，因為公雞被人割破的喉嚨。

對正派的人而言，宇宙是得體的，因為他們擁有一雙被閹割了的眼睛。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害怕淫蕩。但他們從不怕公雞的啼叫或在布滿星辰的天空下閒逛。一般來說，只有當「肉體的快感」是乏味無趣的時候，人們才享受它。

但這無疑不適用於我：我才不管什麼是所謂的「肉體的快感」，因為它們的確是乏味無趣的；我只關心被界定為「汗穢」的東西。另一方面，我甚至不滿足於通常的放蕩，因為它所玷汙的唯一東西正是放蕩本身，而任何崇高或完美的純潔事物，卻透過某種方式，被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我的放蕩不僅玷汙我的身體和思想，同樣也玷汙我在其進程中想到的一切事物，也就是廣闊的星

空，那只是一個布景罷了。

我把月亮和母親、姊妹的經血連繫起來，也就是把藥劑和它們令人作嘔的惡臭連繫起來……

我愛瑪塞爾，但不爲她感到哀傷。如果她死了，那是我的錯。如果我把我自己偶爾鎖在衣櫃裡，一鎖就是數個小時，那恰恰是因爲我思念瑪塞爾，但無論如何，我願意從頭再來一遍，例如：把她的頭髮浸到馬桶裡。但既然她已經死了，我就一無所剩，除了某種災難，它在我最不期待之處，將我不時地帶向了瑪塞爾。否則，我將無法覺察到死去的女孩和我自己之間的哪怕一絲的關聯，使如今的絕大多數日子不可避免地乏味無趣。

我只會提到，瑪塞爾在一件可怕的事情後上吊自殺了。她認出了巨大的婚禮衣櫃，她的牙齒開始顫抖。很快地，她看著我，意識到我就是她所謂的紅衣主教，而當她開始尖叫的時候，我沒有任何辦法阻止那絕望的哀號，除了離開房間。當西蒙娜和我回來時，她已經在衣櫃裡上吊了……

我剪斷繩子，但她已經死了。我們把她放到地毯上。西蒙娜看見我的下體變硬，於是幫我淫慰。我躺在屍體身旁。沒有別的可能了；西蒙娜依舊是處女，我第一次禽了她，就在屍體旁邊。我們都很痛苦，但正因為痛苦，我們感到歡喜。西蒙娜站起來，凝視著屍體。瑪塞爾變成了一個完全的生人，事實上，在那一刻，西蒙娜也

是一個生人。我完全不再關心西蒙娜或瑪塞爾。哪怕有人告訴我，剛死去的是我，我也不會驚訝，因為這些事情是如此地外在於我。我看著西蒙娜，根據我確切的回憶，我唯一的快感就處在西蒙娜所做的猥褻之事當中，因為屍體讓她感到惱怒，彷彿她無法容忍這個造物，和她如此相似的，再也感受不到她了。屍體張開的雙眼比任何東西都令人不安。甚至當西蒙娜弄溼了屍體的臉時，那雙眼睛，還沒有閉上。我們異常冷靜，我們三個人，而這是最無助的部分。對我來說，世上任何的厭倦，首先是和死亡一樣荒謬的障礙連繫著的。但那並不阻止我毫無厭棄，甚至帶著一種共謀的感覺，回憶那段時光。在根本上，興奮的缺失令一切事物都更加地荒唐，而死去的瑪塞爾，比她活著的時候，更親近於我，因為荒謬的存在，正如

我想像的，具有一切的權利。

至於西蒙娜敢在屍體上撒尿，不論是出於厭倦，還是更糟糕地，出於煩惱，這都說明我們如何難以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當然，今日也不比以往更能領會。西蒙娜，她的確無法像常人那樣看待死亡本身，既害怕又憤怒，但絕不是敬畏。在我們的孤絕之中，瑪塞爾是如此深刻地屬於我們，我們無法把她簡單地視爲另一個身體。她的死亡無法用普遍的標準來衡量，而此時此景，一種矛盾的衝動支配著我們，將我們彼此中立，令我們盲目並遠離我們觸及的一切事物——在這個世界上，任何的姿態都沒有了力量，正如一個閨靜的空間裡，落下徒然的話音。

IX

淫獸

爲了躲避警方調查的煩擾，我們旋即前往西班牙，在那裡，西蒙娜得到了一位極其富裕的英國人的幫助，那人不僅支持西蒙娜，而且對我們的困境流露出比其他任何人都還要多的興趣。

我們在午夜離開了別墅，輕而易舉地偷到了一艘船，抵達了西班牙海岸的一個偏僻地帶，隨後，我們用隨身攜帶的兩桶汽油（從別墅的庫房裡拿的，作爲防備），燒掉了小舟。西蒙娜離開了我，白天她躲在樹叢裡，晚上便去聖巴塞斯蒂安找英國人。她在黃昏的時候回來，開著一輛奢華的汽車，還有一箱箱裝滿了亞麻布和昂貴衣服的行李。

西蒙娜說，埃德蒙德先生將在馬德里和我們會面，他問了一整天有關瑪塞爾之死的詳細問題，還讓西蒙娜畫圖。最終，他讓僕人

買了一個戴金色假髮的蠟像模型，他把蠟像放在地上，讓西蒙娜在蠟像的臉上，對著張開的眼睛撒尿，就像她對著屍體的眼睛撒尿一樣。在此過程中，埃德蒙德先生都沒碰西蒙娜一下。

但瑪塞爾自殺後，西蒙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時常盯著空中，彷彿自己屬於塵世以外的事物，塵世裡的一切幾乎都讓她厭倦；如果她還眷戀這個世界，那是因為性的高潮，雖然不多，卻比以往更加暴烈了。這些性的高潮不同於日常的狂歡，正如野蠻非洲人的大笑不同於西方人。事實上，儘管野蠻人有時也像白人一樣溫和地微笑，但他們也會發出持久的狂笑，身體的各個部分都處於猛烈的釋放，他們陷入恍惚，瘋狂地抽擺臂膀，搖動他們的肚子、脖

頸和胸膛，哈哈大笑，可怕地氣喘吁吁。至於西蒙娜，她首先會對陰沉而淫蕩的場景，睜開疑惑的眼睛……

例如：埃德蒙德先生有一間狹窄的、無窗的豬圈，他曾把馬德里的一名嬌小可愛的妓女關在裡頭；穿著短褲，她在呼呼大睡的豬肚子下的糞槽中崩潰了。關上門後，西蒙娜讓我一遍遍地咬她，而在門前，她的下體塗滿了汗泥，沐浴著毛毛的細雨，埃德蒙德先生在一旁邊看邊自慰。

喘著粗氣從我的身上離開後，西蒙娜用雙手抓住陰戶，腦袋後仰，重重地摔在地上；她緊張地僵持了幾秒鐘，使盡全力去拔陰戶裡埋著的指甲，接著，她撕開了自己——她俯身猛衝，在地上扭動，

如一隻無頭的小雞，透過和門把的慘烈碰撞，她讓自己疼痛。埃德蒙德先生讓她咬住自己的手腕，平緩讓她顫動不已的痙攣，我看見她的臉布滿了唾液和鮮血。

在這巨大的發作後，她依偎到我的懷裡；她把她精緻的陰戶舒服地放在我的手掌上，一動不動、一言不發地持續了許久，像孩子一樣蜷縮著，憂鬱依舊。

透過照著自己心意為我們提供淫蕩的場景，埃德蒙德先生施展了他的創造力，但西蒙娜更喜歡鬥牛。事實上，在鬥牛中，有三個時刻令西蒙娜著迷：首先是公牛從牛棚裡像一隻巨大的老鼠那樣衝

出來；其次是公牛的尖角一路直刺母馬的側腹；最後，那可笑地露出骨頭的母馬在競技場裡反常地橫衝直撞，在大腿中間拖著一排巨大骯髒的腸子，那腸子噁心得泛白，就像珍珠一樣地蒼白，血紅，灰暗。當母馬的尿液隨著爆裂的膀胱，撲通一聲迅速地散落到沙地上時，西蒙娜的心跳就達到了頂點。

她自始至終都焦慮不安地看著鬥牛，生怕公牛對著鮮豔的披風，狂暴而盲目地猛衝時，鬥牛士會被揮動著的可怕尖角拱到天上（這當然也暗示了一種強烈的欲望）。我還要指出：當公牛一遍又一遍迅猛地衝向鬥牛士的披風，眼看就要刮到身體的突出部分時，所有的觀眾都會產生一種完全的重複刺入的感覺，恍若性交的

遊戲。死亡的絕對逼臨也以相同的方式被人感受。但這一系列驚人的過程畢竟太少了。因而，它們的每一次出現，都在競技場裡釋放了一種無可避免的精神錯亂，每個人都知道這樣一個令人震顫的瞬間，而女人透過摩擦雙腿來自我淫慰。

說到鬥牛，埃德蒙德先生不久前曾告訴西蒙娜，有些陽剛的西班牙人，絕大多數是業餘的鬥牛士，通常會向鬥牛場的守衛索要第一頭被殺死的公牛的睪丸，新鮮的、被烤熟的睪丸。他們在自己的位置，也就是競技場的第一排座位上，收到睪丸，邊吃邊看接下來的鬥牛表演。西蒙娜對此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由於我們週日要參加每年規模最大的鬥牛，她乞求埃德蒙德先生爲她弄來第一頭公牛的睪丸，但附加一個條件：她要生的。

「我說，」埃德蒙德先生反問道，「妳要生罌丸到底想做什麼呀？妳當然不會生吃它們吧？」

「我想把它們放在我面前的盤子上。」西蒙娜答道。

X

格拉內羅的眼睛

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鬥牛士拉·羅薩、拉蘭達和格拉內羅在馬德里的競技場進行表演；後兩位被盛讚為西班牙最好的鬥牛士，而格拉內羅被普遍地認為比拉蘭達技高一籌。格拉內羅剛滿二十歲，但已聲名在外，他高大英俊，有一股未脫的孩子氣。西蒙娜對他的故事很感興趣，尤其是埃德蒙德先生宣布這位著名的鬥牛士同意和我們共進晚餐的時候，她露出了一種真正的喜悅。

在其他的鬥牛士當中，格拉內羅顯得與眾不同，因為他一點也不像個屠夫；他更像一位極具男子氣概的王子，風度翩翩。在這方面，鬥牛士的服裝令人印象深刻，因為當迎面而來的公牛撲向身體的時候，它會讓衣服上的直線如此僵硬地立起、突出，而它的褲子

又寬鬆地包住了屁股。一塊鮮紅的布、一把閃亮的劍——面對垂死的公牛（它的獸皮散發出汗水和鮮血）——完成了形變，造就了遊戲最令人癡迷的特點。一個人同樣要記住西班牙極度炎熱的天空，它從未有過一個人所想像的色彩或嚴酷：它只是完美地燦爛，擁有一種令人炫目但成熟的光輝，炙熱、混濁，有時甚至是不真實的，因為光和熱的強度相互結合，表明了感官的自由。

如今，太陽火焰這種極端的不真實性，如此緊密地依附在了五月七日鬥牛期間發生的一切事情上，以至於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下來的僅有物件，是西蒙娜當日持有的一把圓形紙扇（一半是黃色，一半是藍色），以及一本對所有環境都做了描述、並配有幾幅照片的小冊子。不久，在上船的時候，裝著這兩件紀念品的小旅行包掉到

了海裡，又被一位阿拉伯人用長長的棍子撈了上來，所以，它們看上去亂糟糟的。但我需要它們，我需要它們把一起事件固定在塵世的土壤中，固定在一個地理的位置和一個確切的日期上，因為我的想像強迫性地將這起事件描述為太陽之潮解的一個簡單幻覺。

第一頭公牛，西蒙娜期待著它新鮮的睪丸被放在盤子裡奉上，是一頭黑色的怪物，它從圍欄中如此迅猛地衝出，不等一場正式的決鬥開始，便把三匹站成一排的馬，弄得腸破血流，擋都擋不住；一匹馬和騎手甚至被同時拋向空中，重重地摔在牛角之後。但當格拉內羅面對它時，戰鬥迸發出了活力，在一種狂熱的歡呼中開始了。年輕的鬥牛士用鮮紅的斗篷，耍著憤怒的公牛，讓它繞著自己

打轉；每一次，他的身體都被一股旋轉的氣流舉起，而他剛好避開了可怕的衝擊。最終，太陽一般的怪物被乾淨利索地殺死，一塊血紅的碎布弄得它眼花撩亂，一把劍深深地刺入了它滿是汗血的身體。一陣難以置信的掌聲響了起來：公牛像醉漢一樣踉蹌地走了幾步，直著腿倒了下去，死了。

西蒙娜坐在埃德蒙德先生和我中間，懷著一種至少和我一樣的喜悅，目睹了屠戮，當針對年輕鬥牛士的漫無止境的歡呼終於結束時，她拒絕再次坐下。她一言不發地牽著我的手，把我帶到臭烘烘的競技場外邊的一個庭院上，在那裡，因為巨大的熱量，人畜尿液的惡臭令人窒息。我抓住西蒙娜的肩，而她隔著褲子撫摸我狂暴

的性器。我們走進一間汗穢的茅房，髒兮兮的蒼蠅在一束陽光中飛舞。我站在那裡，扒開西蒙娜的屎，把我的手指，戳進她血紅的、淫水淋漓的肉體，爾後，我的陽具，探入那血的幽洞，淫褻著她的下體，我把我乾瘦的中指，深深地推入。在同一刻，我們嘴脣的叛逆，透過一場唾液的風暴，緊緊黏在了一起。

—— 一頭公牛的高潮也不過如此，性器的扭轉，將我們撕成碎片—— 無需將我厚重的陰莖從飽滿的陰戶中抖出，它正吞噬著精液。

當我們回到競技場的第一排座位時，我們的心臟依舊在胸膛中隆隆作響，一邊燃燒，一邊渴望著把裸體完全地壓到我們溼潤的、尚未平息的手掌下，西蒙娜的屎一如既往地貪婪，而我的陽具也頑

硬地挺起。但當我們回到埃德蒙德先生旁邊的座位時，明亮的陽光下，西蒙娜的座位上擺著一個白色的碟子，裡面是兩只剝了皮的翠丸，形狀大小和雞蛋差不多，珍珠一般白亮，帶有些微的血絲，恍若一顆眼球：它們剛從第一頭被殺死的公牛身上取出，格拉內羅已把他的劍，刺入了那頭黑毛的怪物。

「這是生翠丸。」埃德蒙德先生用一種輕微的英式口音，對西蒙娜說。

西蒙娜已經跪在了碟子前，懷著一種強烈的興趣，和一種異常的窘迫，盯著它。她似乎想做什麼，但又不知如何開始，這讓她惱怒。我把碟子拿起來，讓她坐下，但她從我手中搶走碟子，堅決地說「不」，把碟子又放回到石凳上。

當鬥牛的節奏放緩時，埃德蒙德先生和我變得不安起來，因為周圍的人都看著我們。我側過身子，輕聲地問西蒙娜，她怎麼了。

「白癡！」她說，「你看不出來我想坐到碟子上嗎？但所有這些人都在看我！」

「那絕對不可能，」我回答道，「坐下吧。」

我拿走碟子，讓她坐下；我盯著她，讓她明白，我其實理解並記得牛奶碟子，而這復活了的欲望也讓我心神不寧起來。從那一刻起，我們兩人都無法擺脫焦躁，而這種莫名的不快甚至傳染並影響到了埃德蒙德先生。我不得不說，鬥牛已經變得無聊，面對死氣沉沉的公牛，鬥牛士都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么了。最終，由於西蒙娜

要求坐在陽光下，我們似乎都陷入了一種光和熱的巨大溼氣，我們的喉嚨乾渴、苦悶壓抑。

對西蒙娜來說，掀起裙子並將她裸露的陰部放到睪丸碟子裡，真是完全地不可能了。她能做的只是把碟子放到大腿上。我告訴她，我願意在格拉內羅挑戰第四頭公牛之前，再禽她一遍；但她拒絕了，她坐在那裡，強烈地癡迷於對馬的剖膛破肚，以及隨後，用她孩子氣的話講，「衰亡和嘩啦的聲響」，也就是腸子的瀑布。

逐漸地，太陽的輻射讓我們墜入了一種令人不適的非現實當中——無言又無力的欲望，要爆炸，要一躍而起。我們面部扭曲，因為我們眼花撩亂，因為我們乾渴，我們的感覺一片混亂，熄滅我們

的欲望已不再可能。我們三人要一起悶悶不樂地融化，身體的各種痙攣毫無協調可言。至此境地，就連格拉內羅的歸來也無法將我們拉出神志不清的迷亂。格拉內羅面前的公牛看上去反應遲鈍，十分多疑；決鬥像之前一樣沉悶地開始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既無過渡也無關聯，並非它們真的在事實上毫無干係，而是因為我的注意力已經缺席，完全地分崩離析了。就在幾秒鐘內——先是西蒙娜咬住一只生翠丸，讓我大吃一驚；接著，格拉內羅走向了公牛，揮舞起他鮮紅的斗篷；最後，幾乎是同時地，西蒙娜漲紅了臉，露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淫蕩相，她抬起修長的白色大腿，直到潮溼的陰部，把第二只蒼白的翠丸，緩慢而堅定地塞了進去；而格拉內羅被公牛撞飛，卡在了欄杆上，牛角對著欄

杆全速地撞擊了三次，第三次，一隻角刺穿了格拉內羅的右眼和頭顱。伴隨著一陣巨大、恐怖的尖叫聲，西蒙娜達到了短暫的高潮，她從石凳上被人舉起，爲了讓一隻在炫目的太陽下流血的鼻子後仰；人們跑去拉拽格拉內羅的身體，他的右眼還懸掛在腦袋上。

XI

塞維利亞的陽光下

就這樣，兩個同樣大小、同樣堅實的球體，在同一時刻的兩個相反方向上，被突然推動了。一個是公牛的白色睪丸，它被西蒙娜塞進了人群中裸露的「粉紅而暗黑」的尿；另一個是人的眼睛，它從格拉內羅的腦袋裡噴出，就像腸胃在一種相同力量的作用下，從肚子裡跌落。這樣的巧合，與死亡，和天空的一種尿液化緊緊連繫著，首先在一個瞬間，讓我們想起了瑪塞爾，如此地短暫，如此地虛幻，耀眼得如此令人不安，我走上前去，恍若夢遊，彷彿要在眼睛的高度上，來把她觸摸。

無需多言，很快一切就恢復了正常，雖然格拉內羅死後的一個小時充滿了盲目的迷戀。西蒙娜就處在這樣一種汗穢的心緒當中，她告訴埃德蒙德先生，馬德里她一天也待不下去；她迫切地要去塞

維利亞，因為那地方久負享樂之都的名聲。

埃德蒙德先生欣然同意了這位「塵世上行走的最純潔的小天使」心血來潮的請求。第二天，他就陪我們前往塞維利亞，那裡的光和熱甚至比馬德里還要讓人融化。大量的鮮花在街道上盛開，天竺葵、玫瑰、月桂，我們的感官興奮不已。

西蒙娜四處遊蕩，只穿一條白色的裙子，人們可以隱約地看到裙子下紅色的吊帶，甚至她的陰戶。進而，這個城市裡的一切都促使她散發出性感的魅力，當我們穿越喧囂的街道時，我時常看見一根根陽具在褲襠裡勃起。

事實上，我們從不停止做愛。但我們避開高潮，走馬觀花，因

爲這是我的陽具不會無盡地沉迷於她的陰毛的唯一辦法。當我們外出的時候，我們就利用一切的機會尋歡作樂。我們會離開一個便利的地方，漫無目的地尋找下一個類似的地點。博物館的一間空房、一道樓梯、夾著高大樹叢的花園小徑、開放的教堂、夜晚荒棄的別墅——我們行走，直到發現合適的處所，而一旦找到，我就會打開女孩的身體，舉起她的大腿，把我的陽具猛地推入她陰道的底部。不久，我把噴瀉的器官取出，而我們的遊蕩幾乎漫無目的地繼續著。通常，埃德蒙德先生會遠遠地跟著我們，給我們驚喜——他會面色發紫，但從不走近。如果他自慰，他會很謹慎，當然不是爲了安全，而是因爲他必須一個人站著，幾乎是完全地站穩了，伴隨肌肉可怕的抽搐。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有一天他提到一座教堂，「它是唐璜的教堂。」

「那又怎樣？」西蒙娜問。

「和我一起待在這裡。」他告訴我。「至於妳，西蒙娜，妳應該自己到教堂裡看看。」

「多好的主意！」

不管這主意怎樣，它激起了西蒙娜的好奇，她一個人進去，而我們留在街上。

五分鐘後，西蒙娜在教堂的門口再次出現。我們目瞪口呆——

她不僅捧腹大笑，而且不說一句話，停也停不下來。就這樣，部分是因爲感染，部分是因爲強烈的陽光，我開始和她一樣大笑起來，某種程度上，埃德蒙德先生也是如此。

「可憐的女孩」，他說，「妳就不能解釋嗎？順便說一句，我們可是在唐璜的墳墓上笑！」

笑聲變得更大了，他指了指我們腳下一塊巨大的黃銅。根據指南的說法，那就是唐璜，教堂創建者的墳墓——懺悔之後，他把自己埋在了門階下，這樣，虔誠的信徒進入或離開教堂時，會從他的身上緩緩地踏過。

但如今，我們的笑聲再一次成倍地爆發。在我們的歡笑中，西蒙娜張開腿，撒了點尿，一股細小的水流落到了黃銅上。

我們注意到西蒙娜的褻瀆導致了一個後果：輕薄的裙子浸溼了，貼在她的身體上，既然絲布已經完全地透明，西蒙娜誘人的肚子和大腿，就隨著一種特別的淫蕩，顯露了出來：紅色的吊帶中間，一塊黝黑的斑點。

「我只好到教堂裡去了，」西蒙娜鎮靜了一些，說道，「它會乾的。」

我們闖入了一個巨大的空間，埃德蒙德先生和我徒勞地尋找女孩無法解釋的喜劇場面。房子裡相對涼快，光線透過窗戶，滲入了一塊亮紅色的透明窗簾。木雕的天花板，石膏的牆壁，上面還有或多或少鍍金的宗教飾品。從地面到椽梁，整面後壁被一個聖壇和一

個巨大的巴洛克鍍金高架覆蓋。複雜而曲折的裝飾讓人想起了印度，連同深深的陰影和金黃的光暈，整個聖壇初看上去極其神祕，適合做愛。入口的另一邊懸掛著瓦爾德斯·里爾的兩幅著名油畫，是關於腐爛的屍體——有趣的是，畫上的一個眼窩正被一隻老鼠咬穿。所有這些都沒什麼好笑。

相反，整個場景奢華豔麗，紅色的簾布投下了光與影的遊戲，涼爽的空气，盛開的夾竹桃散發出一股強烈刺鼻的芬芳，西蒙娜的裙子緊緊地貼住了陰戶——一切都驅使我爆發，讓地板上溼漉漉的尿，裸露並開放；突然，我看見懺悔室裡有一雙絲綢繡鞋：一位女懺悔者的腳。

「我要看著他們離開。」西蒙娜說。

她在我面前坐下，離懺悔室不遠，我能做的只是用我的性器，撫摸她的脖子、頭髮或肩膀。這讓她如此亢奮，她要我馬上把陽具收起來，否則就把它摩擦，直到我噴射。

我不得不坐下，透過浸透的衣衫，打量她的裸體，那在敞露的空氣中再清楚不過的——她想吹拂溼漉漉的大腿，於是把它們分開，舉起了裙子。

「你會明白的。」她說。

所以，我耐心地等待謎題的答案。許久之後，一個極其美麗的年轻女子走出了懺悔室，長著褐色的頭髮，她的雙手交叉，面色蒼白，神色迷狂；她的腦袋後仰，眼睛茫然，緩緩地走過房間，恍若

劇院的魅影。當懺悔室的門打開時，整件事情的確浮現了讓人意外的所在，我拚命地壓住大腿，以免自己笑出來：另一個身影出現了，這次是一位陰沉的神父，十分年輕，十分英俊，瘦長的面龐和黯淡的眼睛如同一個聖徒。他的雙臂交叉在胸前，一動不動地站在懺悔室的門檻上，凝視著天花板，彷彿空中的幻影將助他飛升。

神父朝女人剛才的方向移動，如果不是西蒙娜——她讓我大吃了一驚——急忙地讓他停下，他很有可能就這樣消失了。一件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西蒙娜很有禮貌地向神父打招呼，說自己想要懺悔。

神父依舊在迷狂中行走，他用一個冷漠的手勢，指了指懺悔

第一部分：故事

室，隨後又回到裡頭，一言不發地，他將門輕輕關上。

XII

西蒙娜的懺悔和
埃德蒙德先生的
彌撒

一個人不難想像我如何恍惚地看著西蒙娜跪在淒慘的懺悔室裡。當她懺悔自己的罪惡時，我等待著，極其迫切地想要知道，這個出乎意料的舉動，將招致什麼樣的後果。我設想那卑鄙的造物會從他的隔間裡衝出，撲向不敬的女孩，鞭笞她。我甚至準備打倒那可惡的幽靈，並踢他幾腳；但什麼也沒有發生——懺悔室的門依舊關著，西蒙娜透過狹小的鐵窗，滔滔不絕地講述，僅此而已。

我和埃德蒙德先生迅速交換了一下探詢的眼神，因為事情開始變得明朗起來——西蒙娜正緩慢地抓撓自己的大腿，並將它們分開；她用一隻膝蓋頂住凳子，另一隻腳踏在地上，她越來越多地暴露絲襪上方的大腿，同時低聲地傾訴自己的懺悔。有幾次，她看上去甚至要淫慰了。

我輕輕地走上前去，試圖弄清楚正在發生什麼事：西蒙娜真的在淫慰，她的左臉貼在了神父耳邊的鐵窗上，她的四肢拉緊，雙腿又開，手指在陰毛中胡亂地翻弄；我能夠碰到她，我把她的尿暴露了一會。此刻，我清楚地聽見她說：

「神父，我還沒有懺悔最可怕的罪行。」
幾秒鐘的沉默。

「最可怕的罪行就是我在和你說話的時候手淫。」
又是幾秒鐘的竊竊私語，最後幾乎是喊出來了：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給你看。」
的確，西蒙娜站了起來，對著鐵窗，分開大腿，用一隻快速、簡練的手，進行淫慰……

「好了，神父，」西蒙娜喊道，敲著懺悔室，「你在你的隔間裡幹麼？也在手淫嗎？」

但懺悔室依舊平靜。

「那我要開門了。」

西蒙娜推開了門。

在那裡，神父低頭站著，正擦拭自己汗水淋漓的額頭。女孩從長袍下面抓住他的陽具——他不動聲色。西蒙娜將汗穢的黑袍撩起，這樣，長長的陽具就挺立了出來，粉紅而剛硬：他只是痛苦地仰起頭，齒間滑過一陣嘶嘶聲，但並不干擾西蒙娜，於是後者把那獸物含到嘴裡，長久地吸吮起來。

埃德蒙德先生和我恍恍惚惚、一動不動地看著。對我而言，我

頗爲欣賞地入了迷，不知要做什麼，而神祕的英國人毅然決然地大步走向懺悔室，把西蒙娜盡可能優雅地拉到一邊，抓著神父的手腕，把那條欲蟲從洞裡猛拖出來，野蠻地摔在我們的腳下——可惡的神父像一具屍體一樣躺著，他的牙齒著地，都沒發出喊聲。我們把他迅速抬進聖器室。

他的褲子敞開，陽具懸掛，臉色青白，滿頭大汗，但他毫不抵抗，只是沉重地喘息：我們把他放到一張帶有建築裝飾的大木椅上。

「先生們，」這可憐蟲啜泣道，「你們一定以爲我是個僞君子。」

「不。」埃德蒙德先生用一種明確的語氣回答他。

西蒙娜問他：「你叫什麼？」

「唐·阿明阿多。」他說。

西蒙娜擤了這穿僧袍的豬一耳光，他又硬了起來。我們扒光他的衣服，西蒙娜蹲下，像牲畜一樣往衣服上撒尿。接著，她爲這頭豬淫慰，而我朝他的鼻孔裡撒尿。最後，爲了讓這冷酷的狂熱達到高潮，我從後面禽西蒙娜，而她猛烈地替神父口交。

與此同時，埃德蒙德先生，帶著他那張典型的刻板面孔，注視著這一場景，並仔細地檢查起這間我們得到了庇護的房子。他看見木板的釘子上有一把細小的鑰匙。

「鑰匙是幹麼用的？」他問唐·阿明阿多。

從神父臉上糟糕的表情，埃德蒙德先生知道，那是禮拜堂的鑰匙。

過了一會兒，埃德蒙德先生帶回了一只鍍金的聖體盒，上面飾有一群像丘比特一樣裸體的天使。可憐的唐·阿明阿多眼睜睜地看著祭禮的聖器被放到地上，他英俊而愚蠢的面孔已經扭曲得變了樣，因為西蒙娜正用她的牙齒和舌頭，鞭笞他的陽具。他完全地喘不過氣來了。

鎖好門後，埃德蒙德先生開始翻箱倒櫃，直到他最終發現了一只大聖餐杯，於是，他要我們暫且別管那可憐蟲。

「看，」他對西蒙娜解釋，「祭禮的聖餐放在聖體盒裡，而杯

子裡放的是白酒。」

「聞起來像精液一樣。」西蒙娜用鼻子嗅了嗅還沒發酵的聖餅。

「不錯，」埃德蒙德先生繼續說，「你們看，聖餐不過是基督的精液，它們化身為白色小餅乾。至於他們倒在杯子裡的酒，教會說那是基督的血，但明顯是錯誤的。如果他們真的認為那是血，他們就會用紅酒，但既然他們只用白酒，這就說明他們心底很清楚，那不過是尿液。」

這個清晰的邏輯足以讓人信服，西蒙娜和我都無需更多的解釋。她拿著聖餐杯，我端著聖體盒，我們兩人走向了唐·阿明阿多，他仍呆滯地躺在椅子上，只有全身的一陣輕微的顫動，能把他稍稍

地激起。

西蒙娜開始用聖餐杯的底部猛敲他的頭顱，這震動了他，讓他完全地眩暈了。接著，西蒙娜繼續吸吮，他發出卑賤的呻吟。在埃德蒙德先生和我的協助下，當神父的感官抵達狂怒的巔峰時，西蒙娜給了他重重的一擊。

「還沒完，」她用一種不容分說的語氣說，「該撒尿了。」
她再次用聖餐杯敲神父的腦袋，並脫光了衣服，我用手指替她淫慰。

埃德蒙德先生用一種專橫的目光，直盯著年輕神父迷茫的眼睛，事情幾乎毫無阻礙地進行了；西蒙娜在唐·阿明阿多粗大的陽

具下端著聖餐杯，而他把尿液喧囂地排了進去。

「現在，喝掉它。」埃德蒙德先生命令道。

癱瘓無力的可憐蟲，在一種幾乎淫穢的迷狂中，一口氣貪婪地喝下了自己的尿液。西蒙娜再次淫褻他；他繼續悲慘地狂飲，陶醉於其中。伴隨著一種狂亂的姿態，他把神聖的尿壺，砸到了牆上。四隻強健的手臂將他高高舉起，他的大腿分開，陽具直立，像一頭正被宰殺的豬一樣哀號；在他面前，西蒙娜一手舉著聖器，一手替他淫慰，而他把自己的精液，射向了聖體盒裡的聖餐。

XIII

蒼蠅的腿

我們丟下那頭豬，他摔在地板上。埃德蒙德先生、西蒙娜和我自己，被同一個冷酷的決定所鼓舞，變得難以置信地興奮和輕佻起來。神父躺在那裡，陽具已經綿軟無力，他的牙齒啃著地板，既羞愧又惱怒。既然他的睪丸已經耗盡，他所憎惡的事情便帶著全然的恐怖，向他呈現了。他大聲地哀歎道：

「哦，可怕的褻瀆……」

還有幾聲難以理解的慟哭。

埃德蒙德先生用腳輕輕地推了他一下；這怪物猛跳起來，向後退縮，用這樣一種滑稽的憤怒，大聲地吼叫，我們都笑了。

「站好了，」埃德蒙德先生命令他，「你要禽這個女孩。」

「惡棍……」唐·阿明阿多用一種令人窒息的語氣威脅道，「西

班牙的警察……監獄……絞刑架……」

「別忘了，這可是你的精液。」埃德蒙德先生說。

一陣可怕的抽搐和顫抖，猶如一頭困獸，他接著說：「我也要上絞刑架。但你們三個……先上。」

「可憐的傻瓜，」埃德蒙德先生笑道，「你第一個！你以為我會讓你等那麼久嗎？你第一個！」

那可憐蟲目瞪口呆地看著英國人，一種極其愚蠢的表情掠過了他英俊的面龐。某種荒謬的愉悅開始張開他的嘴巴，他把手臂在赤裸的胸前交叉，最終用迷狂的眼神凝視著我們。「殉道……」他突然發出一種虛弱的聲音，又像是啜泣。「殉道……」那不幸的人產生了一種想要淨化的怪誕希望，點亮了自己的眼睛。

「首先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埃德蒙德先生鎮靜地對他說，「你知道，被吊死或被絞死的人會在呼吸停止的一瞬間，產生勃起並射精。馬上，你會一邊貪這個女孩，一邊體驗這種痛苦的快樂。」

當驚恐的神父想要保護自己時，英國人野蠻地將他打倒，並扭住他的手臂。

接著，埃德蒙德先生，到他的受害者身子底下，將他的手臂反綁起來，而我捂住他的嘴巴，用一條帶子捆住他的雙腿。英國人從後面勒住了雙臂，讓神父的雙腿也動彈不得。我跪著，用兩條大腿夾住他的腦袋。

「現在，」埃德蒙德先生對西蒙娜說，「騎到這教會的敗類身

上。」

西蒙娜脫掉裙子，爬到這獨特的殉道者的肚子上，她的尻緊挨著神父肥大的陽具。

「現在，」埃德蒙德先生繼續說，「掐他的喉嚨，就是喉結下面的氣管，要使勁地、慢慢地掐。」

西蒙娜開始掐，那沉默的、完全動彈不得的身體發出一陣可怕的顫抖，陽具直立了起來。我用手握住陽具，將它毫不費勁地塞到西蒙娜的尻裡，而她繼續掐著喉嚨。

全然陶醉了的女孩，用她的屁股，讓粗大的陽具進進出出，而她底下的身體，在我們強力的束縛中，撕裂了肌肉。

最後，她如此堅定地掐了下去，一陣更加暴烈的震動便掠過樣

牲品的身子，她感到精液在體內射出。她起身離去，陷入一陣歡愉的騷動。

西蒙娜躺在地上，肚子鼓起，大腿上還有從陰道裡流出的死人的精液。我躺在她的身旁，開始禽她，但我無法用我的手臂勒她或親吻她的嘴，因為我對女孩的愛，因為那難以啟齒者的死，最終引發了一種內在的奇怪癱瘓。我從未如此地滿足過。

我甚至沒能阻止西蒙娜把我推到一邊，繼續欣賞她的傑作。她再次騎到赤裸的屍體上，懷著濃厚的興趣，仔細地檢查青紫的面孔，甚至擦掉額頭的汗水，頑固地驅趕一隻蒼蠅。那蒼蠅在一束陽光中嗡嗡作響，不斷地飛回來，落到屍體的面孔上。突然，西蒙娜發出一聲微弱的呼喊。某件怪異又令人費解的事情發生了：這一

次，蒼蠅叮在了眼睛上，並在那陌生的球體上搓動它夢魘一般的長腿。女孩雙手抱頭，搖晃起來，顫抖著，似乎墜入了思考的深淵。

有趣的是，我們一點也不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想，如果有人進來，埃德蒙德先生和我不會讓他留下太多感到憤慨的時間。但不管怎樣，西蒙娜逐漸地從恍惚中清醒，開始尋求埃德蒙德的先生的幫助，後者一動不動地靠牆站著；我們可以聽見蒼蠅正繞著屍體飛舞。

「埃德蒙德先生，」西蒙娜將自己的面頰溫柔地靠在他的肩膀上，「我想讓你做件事。」

「我會為妳做任何事。」他回答說。

西蒙娜讓我到屍體邊上來：她蹲下去，把蒼蠅方才叮過的眼睛完全地打開。

「你看見眼睛了嗎？」她問我。

「怎麼？」

「它是一顆蛋。」她簡短地總結道。

「好吧，」我催促她，極不厭煩，「妳想幹什麼？」

「我想玩這只眼睛。」

「妳說什麼？」

「聽著，埃德蒙德先生，」她把話說了出來，「你必須馬上給我這只眼睛，把它馬上剝出來，我要它！」

埃德蒙德先生總是面無表情，除了發怒的時候。這次，他也沒

皺一下眉頭；但血噴到了他的臉上。他從錢包裡取出一把精緻的剪刀，蹲下身去，把左手的手指敏捷地伸進眼眶，掏出了眼球，並用右手剪斷了頑固的韌帶。隨後，他沾滿鮮血的手奉上了這只蒼白的小眼球。

西蒙娜注視著這荒謬的物體，最終放到手上，顯得完全地心煩意亂；她沒有顧忌，不久便透過撫摸大腿的深處，嵌入這看似液態的物體，來取悅她自己了。眼睛對皮膚的愛撫是如此絕對、非凡的溫柔，那感覺是如此怪異，彷彿一隻公雞可怕的啼叫。

西蒙娜還把眼睛滑到下體的裂縫裡——她躺下，抬起大腿和陰戶，試圖透過臀部肌肉的壓迫，把眼睛固定住。但突然，它就像手

指間受到擠壓的櫻桃核一樣，又蹦了出來，滾到屍體瘦弱的肚子上，離陽具約有幾公分。

與此同時，我讓埃德蒙德先生脫光我的衣服，這樣，我就可以赤裸地撲向女孩咯吱作響的身體；我的整個陽具都在她濃密的裂縫中消失了，我使勁地舐她，而埃德蒙德先生玩弄眼球，在我們扭曲的身體中間，在我們肚子和乳房的皮膚上，滾動它。有一剎那，眼睛陷入了我們的肚臍。

「把它放到我屁裡，埃德蒙德先生。」西蒙娜喊道。於是，埃德蒙德先生在她的屁股中間輕巧地滑動眼球。

但最後，西蒙娜離開了我，從高大的英國人手中搶過美麗的眼

球，伴隨著雙手沉著而有節奏的壓迫，她把眼睛塞入淫水淋漓的肉體，陰戶的正中。她把我迅速地拉過來，用胳膊勒住我的喉嚨，她的嘴唇如此暴烈地親吻我，我甚至還沒有碰她，就抵達了高潮，精液噴遍了她的陰毛。

我站了起來，西蒙娜還躺在一邊，我把她的大腿分開，發現自己面對著某種東西，某種我在想像中一直等待的東西，正如一座斷頭臺等待一根脖子。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已從腦袋上凸出，恐怖地勃起了；在西蒙娜濃密的陰戶中，我看見了瑪塞爾黯淡的藍色眼睛，它正透過尿液的淚水，注視著我。溼漉漉的毛髮上滴淌的精液，助長了一種夢幻般的錯覺，一種災難性的悲傷。當我撐開大腿的時候，西蒙娜正因尿的痙攣而收縮，燃燒的尿液從眼睛底部流出，順

著大腿流淌……

兩小時後，埃德蒙德先生和我戴上了黑色的假鬍子，西蒙娜戴著一頂編有黃花、巨大、可笑的黑帽子，穿著一條長長的布裙，恍若外省來的純潔姑娘。在這樣的打扮中，我們僱了一輛汽車，離開了塞維利亞。巨大的行李箱允許我們在旅程的各個階段變換自己的特徵，躲避警察的追查。埃德蒙德先生在這樣的環境中表露了一種幽默的創造力：我們大搖大擺地走在龍達小鎮的大街上，他和我偽裝成西班牙神父，戴著短毛氈帽，身披教士外袍，很有男人味地抽起大雪茄；至於西蒙娜，她夾在我們中間，一身塞爾維亞神學院學生的打扮，看上去比以往更加純潔了。就這樣，我們繼續隱姓埋名

地穿越安達盧西亞，一個土地和天空一樣暗黃的國度，在我看來，它就是一只盛滿了陽光的巨大尿壺：每一天，作爲一個新的角色，我都淫褻同樣改頭換面了的西蒙娜，特別是臨近正午的時刻，在大地上，在炙熱的陽光中，在埃德蒙德先生通紅的目光注視下。

第四日，英國人在直布羅陀海峽買了一艘遊輪，我們起航，隨同一班黑人，開始了新的冒險。

第一部分：故事

第二部分
巧合口

當我創作這個部分想像的故事時，我注意到幾個巧合，由於它們似乎間接地引出了我寫作的意義，我將把它們描述一遍。

開始寫作的時候，我並沒有確切的目的，我的寫作主要是由一種忘卻的欲望所激發，即至少暫時地，忘卻我能夠個人地所是或所為的事情。起初，我想，第一人稱的敘述特點和我無關。但接著有一天，我翻閱一份美國雜誌，裡頭全是歐洲的風景照片，我偶然地發現了兩幅令人驚訝的圖畫：第一幅是某個未知村莊的街道，我的家庭就來自那裡；第二幅是附近山崖上一座中世紀防禦城堡的廢墟。我迅速地回想起我生命中的一段時光，和這些廢墟有關的。當時，我二十一歲；我到村裡過暑假，一天晚上，我決定到廢墟那裡

去，旋即就動身，同行的還有幾位極其純潔的女孩，以及我的母親，一個監護人。我愛上了其中一位女孩，她對我也有感覺，但我們從未相互談起，因為她相信自己負有宗教的使命，想要盡一切可能地驗證。走了約一個半鐘頭後，我們在十或十一點左右，到了城堡腳下，夜色灰暗。我們沿著它絕對浪漫的圍牆，開始攀爬岩石叢生的山丘；突然，一個白色、遍身發光的幽靈，從石頭深深的縫隙中跳出，擋住了我們的去路。這是如何地恐怖，一個女孩和我的母親一起退了回去，其他人則發出刺耳的尖叫聲。我自己也受了突然的驚嚇，發不出聲；幾秒鐘後，我才向它扔石子，這讓幽靈感到莫名其妙，雖然我從一開始就肯定，它不過是個惡作劇。當幽靈看見我大步向它走去時，它逃跑了；我沒讓它逃出我的視野，直到我認出那

是我的哥哥——他和另一個男孩騎車過來，披上床單，借著一頂乙炔提燈的亮光，他突然跳出，成功地把我們嚇了一跳。

在雜誌裡發現照片的那一天，我剛剛寫完故事裡有關床單的一段；我注意到自己一直在看左邊的床單，彷彿床單的幽靈在左邊出現了一樣。我意識到，在與驚嚇有關的類似圖像中，存在著一種完美的巧合。的確，我很少像假冒的幽靈顯現之時那樣受到驚嚇。

我極其驚訝地發現，自己會不知不覺地用一個完美的淫蕩圖像，取代另一個看似沒有任何性意味可言的視景。然而，我很快便有理由感到更大的驚訝。

我已經設想好了塞維利亞聖器室裡的所有細節，尤其是切開神

父的眼眶並把他的眼珠拔出來的場景；但當我意識到故事和我自己的生活之間的關係時，我決定把我真實目睹過的一場悲慘的鬥牛加進去，自我消遣。很奇怪，我並沒有把這兩段插曲連繫起來，直到我對曼紐爾·格拉內羅（確有其人）因為公牛而引發的傷口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但當我寫到這段死亡的場景時，我自己也吃了一驚。打開神父的眼睛並不是我之前所想的那樣，屬於一種漫無目的的發明。我只是把一個無疑守護過極其深刻之生活的意象，轉移到了另一個人身上。如果我能夠想出挖眼珠子的一段，那是因為我曾看見牛角扯下了一位鬥牛士的眼睛。所以，一旦我自己屈服於淫蕩的幻想，這兩個有可能最讓我煩惱的圖像，就從我記憶的黑暗角落中，以一種幾乎不可辨別的形狀，浮現而出。

但我剛意識到這點，完成了五月七日鬥牛的描寫，我就去拜訪我的一個朋友，他是一位醫生。我向他誦讀這段描述，當時的文本和現在的還不一樣。由於從未見過剝了皮的公牛睪丸，我設想它們和動物勃起的陽具一樣，是鮮紅的；最早的手稿就是這樣描繪的。在我的心裡，《眼睛的故事》通篇是由兩個古老的、緊密相關的迷戀構成的——雞蛋和眼睛；然而，我之前並沒有把公牛的睪丸放入那個圓環之中。當我讀完後，我的朋友評論說，我完全不瞭解我描寫的腺體到底是什麼樣的，他很快地大聲朗讀了一本解剖學教材裡的詳細描述。由此，我才知道，人或動物的睪丸是蛋形的，看上去和眼球一樣。

這一次，透過假定我心靈的一個深刻的領域，我大膽地說明了這種非凡的關係。某些圖像在那個領域中重合了，根本的圖像，完全淫蕩的圖像，也就是最不堪入目的圖像，那些意識在上面無盡地漂浮，沒有一次爆發或偏離，就無法忍受的圖像。

然而，一旦確立了意識的斷裂點，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性反常的最佳位置，某種完全不同的個體回憶，就迅速地 and 某些從淫穢創作中浮現的痛徹心扉的圖像，連繫了起來。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罹患了全身麻痺，早在我母親懷孕的時候，他就已經失明；我出生後不久，那可怕的疾病把他束縛在一張扶椅上。但和絕大多數的男性嬰兒相反，我並不愛戀我的母親，我

愛的是父親。下面的事情和他的癱瘓及失明有關。他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去廁所裡撒尿，他只能在扶椅上，對著一個小容器完事；由於他不得不經常解手，他毫不尷尬地當著我的面，在一塊毯子下這麼做；他看不見，尿歪了是常有的事。但最怪異的莫過於他撒尿時的眼神。由於他已經失明，他的瞳孔會頻繁地指向空中，在眼瞼下面轉動，這在撒尿的時候特別明顯。進而，他的鷹鉤鼻邊上瞪著一雙巨大的眼睛，在撒尿的時候幾乎澈底地茫然，並伴有一種讓人完全震驚的表情，一種狂熱和反常的表情，的確，那個他自己才能看見的世界，只會激起他模糊地輕蔑而不屑的笑聲（在這裡，我願意馬上回想一切，例如：一個盲人孤獨的笑聲的怪異本質）。無論如何，從那時起，這些白色眼睛的圖像，就和雞蛋直接地連繫了起來，而

這也是爲什麼，每當故事裡有眼睛或雞蛋出現，尿液就隨之而來。

在發覺不同元素之間的這一關係後，我進而發現，故事的一般特點和一個特定的事實之間，存在著一種同樣重要的關係。

約十四歲的時候，我對父親的喜愛逐漸變成了一種深刻的、無意識的憎惡。我開始模糊地享受他因癆症的劇烈疼痛而發出的持續尖叫，據說，那是人類最可怕的痛苦之一。進而，他完全的殘疾所導致的汗穢、難聞的狀態（例如：他有時把尿留在褲子上），在我看來，就遠沒有想像的那樣令人厭棄。接著，我凡事都採取和那個極其噁心的造物截然相對的觀點和態度。

一天晚上，我和母親被一陣激烈的言語驚醒，那梅毒病人正在

他的房間裡大吼大叫——他突然發了瘋。我去找醫生，醫生很快就來了。父親無盡並激昂地想像著最殘暴、最快活的事情。醫生和我的母親撤到隔壁的房間裡，留下我和這個瞎眼的瘋子在一起；突然，他用一種洪亮的聲音叫道：「醫生，你禽完了我的老婆，就和我說一聲！」對我而言，這句話瞬間毀滅了一種嚴格教育的傷風敗俗的效果，爲我留下了一種固定的義務，一種無意識的、非情願的職責：一定要在我碰巧所處的任何情境中，發現那句話的一個等價物；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眼睛的故事》。

爲了完成這次對我個人淫蕩之頂點的探索，我必須補充最後的一個關聯，與瑪塞爾有關的。這是最令人不安的一個關聯，直到最後，我才意識到它。

我無法肯定地說，瑪塞爾大體上和我的母親相一致。事實上，這樣的論斷，即便不是虛假的，也是被過分地誇大了的。瑪塞爾也是一位十四歲的女孩，她曾在巴黎的雙叟咖啡館，在我的對面，坐了一刻鐘。然而，我仍要講述某些回憶，它們把一小段時光固定在不容置疑的事實上。

父親精神失常後不久，我的母親，最終在一個她不得不當著我的面、服從她母親羞辱的場景中，突然地喪失了心智。有幾個月的時間裡，她都處於一種狂躁而沮喪的瘋癲危機裡（憂鬱症）。天譴和災難的荒謬想法牢牢地控制了牠，這甚至讓我惱怒，因為我被迫不斷地照顧她。她的狀況如此糟糕，有一晚，我拿走了房間裡有大理石底墊的燭臺，因為我害怕她趁我睡覺的時候殺了我。另一方

面，一旦我失去了耐心，我就會打她，暴力地擰住她的手腕，試圖讓她清醒過來。

一天，我的母親趁我們不注意的時候消失了；我們找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在閣樓裡發現已經上吊的她。但他們把她救活了。

不久，她再次消失，這回是在夜裡；我自己去找她，漫無止境地，沿著一條她試圖把自己淹死在裡頭的小河。我不停地奔跑，穿過黑暗，越過沼澤，最終發現自己和她面對著面——她腰部以下全浸溼了，河水在裙子上滴淌，但她自己爬上了岸，冬日冰冷的河水畢竟不是很深。

我從不停留於這樣的回憶，因為對我而言，它們早就喪失了一切情感的重要性。我無法讓它們復活，只能讓之變形，變得初看上

去不可辨認——因爲在那樣的畸變中，它們獲得了最淫穢的意義。

《眼睛的故事》續篇提綱

在歷經十五年越來越嚴重的放蕩後，西蒙娜最終進了一座酷刑營。但因為差錯——刑罰的敘述、淚水、不幸的愚鈍，西蒙娜處在信仰轉變的門檻上，一個死氣沉沉的女人勸導她，又一個塞維利亞教堂裡的信徒。如今，她已三十五歲。步入營地時，她依舊貌美，但年歲逐漸占據了上風，不可挽回。一個女劊子手和信徒構成的美麗場景；信徒與西蒙娜被折磨致死，西蒙娜避開了誘惑。她如做愛一般死去，保持著純潔（貞潔）和死亡的愚鈍——熱病和苦痛改變了她的模樣。劊子手鞭笞她，而她對擊打冷漠、對信徒的言語置若

罔聞，迷失於苦痛的勞作。這絕不是一種愛欲的歡樂，它遠勝於此。但沒有出路。這也不是受虐狂，並且，更爲深刻地，這樣的狂喜超越了任何的想像；它超出了一切。然而，它是以孤獨和意義的缺席爲基礎的。

（一九六七年，第四版）

導讀

巴塔耶的自我啟蒙之書

作家 朱嘉漢

《眼睛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初版印量一百三十四本，其後兩次再版（塞維利亞版與布林戈斯版），總共加起來不超過八百五十本。而一直要等到一九六七年的讓－雅克·波韋爾（Jean-Jaques Pauvert）版，也就是本書成書四十年後、作者過世五年後，才拿掉了筆名洛德·奧歇（Lord Auch），回到巴塔耶之名。在此之前，文壇親近人士幾乎都知道他是這本書或他用不同筆名寫出一系列小說的作者，但是在生前皆有默契地保密（堪比布朗修的本人照片長期被守護著）。直到一九六一年的訪談，他才真正「近乎於」承認自己是作者，並袒露了父母的殘疾、瘋病對他在創作上造成的影響。

這作品不僅是標記他的創作初始，同時它的第一句話也是日後《巴塔耶作品全集》裡的第一句話（因為嚴格來說這不是他最早的作品）。他的專門研究者蘇亞（Michel Surya）聲稱此作該「合理地視為巴塔耶的第一本書：一本關於死亡的啟蒙小說，正因

爲如此才能有理由形成爲一本情色小說。」¹ 儘管他的文論如《情色論》、《內在經驗》、《愛神的眼淚》甚至斷簡殘篇般的雜文皆有可觀之處，但他以小說打破思考慣性、反轉（且再反轉）聖潔與髒汙、交纏勒緊性與死、暴力與溫柔、光明與黑暗的力度仍然是最強的。喜歡巴塔耶的讀者應該願意承認，不論悖德、禁忌、色情（l'érotisme）、變態是如何在薩德侯爵那推向極限，或是這塊領域上有多少人願意以身犯險，巴塔耶的作品寫出薩德所寫不出的，所謂的焦慮感與身處其中並全意感受的狂喜（l'extase）。他所有的寫作實踐，在於無止盡往未知推進。而他知名的「內在經驗」（l'expérience intérieure），其實正是經驗著「不可能」（l'impossibilité）的經驗，譬如觸犯禁忌，無論隔絕的那道線是神聖或髒汙（對巴塔耶來說或許是同一件事），那「至高的焦慮」產生的狂喜，猶如瀕死的快感。由《眼睛的故事》的「敘事者——我」開始，巴塔耶在此標記著這條看似一再操演，但就連作爲作者的自身都無法複製的書寫體驗。

如果可以，我更寧願用閱讀巴塔耶（尤其小說）的經驗來解釋（或不解釋）「界限經驗」（l'expérience des limites）或「越界」（la transgression），像是教堂裡的西蒙娜的懺悔場景：

「神父，我還沒懺悔最可怕的罪行。」幾秒鐘的沉默。「最可怕的罪行就是我在

和你說話的時候還在手淫。」

要理解《眼睛的故事》的核心，很難不提及短文〈太陽肛門〉(L'Anus solaire) 裡面關於眼睛的經典段落：「眼睛無法再承受太陽、性交、屍體與黑暗。」以使用的關鍵字來看，文本當中過分使用的字並不是太陽與肛門，然而通篇讀完，譬如西班牙鬥牛的殺戮場景，或是西蒙娜上癮的在每次的高潮場景用下體吞蛋、吞眼睛或睪丸，一再地逼我們近距離視這奇特的字詞組合帶來的難以多忍受一秒的思想折磨：影像在「太陽」與「肛門」這短短兩字的組合當中超載。或僅僅是〈太陽肛門〉的一句話：「『我是太陽』，當我這樣刻寫在自己身上時，我完全勃起了。」閱讀起來，如同《眼睛的故事》裡鬥牛士的眼直接被憤怒的公牛牛角撞穿頭顱。是以，小說裡面最令人難以直視，同時感到感官巨大的刺激、心跳漏跳數拍、思想當機，並非是肉體上的淫歡。真正犯禁的不是肉體（「我才不管什麼是所謂的『肉體的快感』，因為它們的確是乏味無趣的；我只關心被界定為『汙穢』的東西」）而是觀念，他真正想僭越的，是語言為我們意識畫下的安全範圍。這也是巴塔耶整個寫作，為了尋找「機運」(La Chance)，以自口偶然存在去碰觸偶然；透過寫作，將寫作本質化為偶然，所以形變了自身固有的記憶，在虛構中重新擁有力量，「我」不再是被經驗限制的造物。因此，相對於薩德精心設想一道道嚴格執行堆砌快感的手續（如《所多瑪一百二十

天》），《眼睛的故事》無論在情節技巧上被以什麼標準評判，它自始至終都只服膺巴塔耶的至高標準：寫作，即尋找機運。機運，要在最大的不幸當中尋找。在巴塔耶那邊，真正至福與最大的不幸，兩者同樣被渴望著。通往「至不幸／至福」並在此間眩暈，靠著「焦慮」（Langouisse）的引導。《眼睛的故事》最大的意義，便是他在小說的文類裡確立了近乎方法學上的方向。方法論只為巴塔耶的寫作有意義，而寫作，回過頭來，只服務於他追求在焦慮中尋找的至福。

小說的短篇幅，不論是人物也好，反覆使用的元素也好（眼睛、雞蛋、墨丸等），都相對單純，同時卻予人極高的影像密度。尤其在瑪塞爾上吊後，「女屍睜開的眼睛」彷彿也打開敘事者夢寐以求的觀看之眼：如盲人之眼、被太陽灼傷之眼。或是他說過的，乞求神（他不信的、不認為存在的又無盡地在汙穢淫賤處把上帝拖出來），「賜予我你的盲眼所見的夜晚」。敘事者眼中，世人之眼是被閹割的，在這死亡場景，敘事者與西蒙娜的眼也真正覺醒。

整本書前半段的破碎的少男少女的荒淫，不管是西蒙娜把粉紅暗黑的性器坐在裝牛奶小碟上、兩人初次見到瑪塞爾後三人放蕩擁抱親吻體液交雜在大雨雷電中、青少年男女的狂歡派對（真正讓人難忍的不是雜交或性交，而是西蒙娜的瘋狂邀請，譬如要求在她身上撒尿），然後西蒙娜在莫名的癱瘓的病中，最無力之處，卻是最接近一

路追求淫穢之時。正是於此（第六章）直接點出「打破眼睛」（casser un oeil）與「打破雞蛋」（crever un oeuf）的文字遊戲，同時因為觸碰到了核心，話語被剝奪，故事的結局也已經注定在那了：

無論如何，故事的結局將會表明，這樣的探詢若沒有確定的答案，就無法持續，而首先，這意想不到的答案必須度量我們眼前巨大的深淵，當我們沉迷於雞蛋的獨特消遣時，那深淵已經不知不覺地敞開了。

於是，從第八章（女屍睜開的眼睛）開始，敘事者與西蒙娜想探索的欲望至高者瑪塞爾（「其他的女孩和男孩不再讓我們感興趣。我們關心的只有瑪塞爾」）的死屍旁，兩人才真的性交，但一切的強度、性愛的刺激，完全無法蓋過更大的存在，無法直視，令他們目盲：瑪塞爾的屍體。而目盲，才是真正的視覺。

如果有注意，這本每個如痙攣般短章節組成的書，在第九章後，馬上面臨著兩個最殘暴的場景：鬥牛場與教堂。至此，巴塔耶真正的主旨誕生：宗教。我們看到「犧牲」的主題如何閃現：瑪塞爾、鬥牛士、俊美的神父，三者的屍體，正是阿甘本所稱的，透過越界產生的祭祀性的身體²。這是文明的最曖昧地帶，也同時是巴塔耶全然挫敗之處。這裡是巴塔耶的永劫回歸。

羅蘭·巴特曾針對此書的兩個隱喻序列分析³，一是「眼睛—蛋—睪丸—太陽」，另一是「眼淚—蛋黃—精液—尿液」，兩序列僅彼此交換（譬如眼睛與眼淚），然而只是不指向所指（signifié）的能指（signifiant）。隱喻帶出下一個隱喻，並不深藏的祕密，一切的評論無法深究，僅能伴隨。就像〈太陽肛門〉宣稱「世界清楚明白是純粹的諧仿」。於是，最大的隱喻或諧仿，就是由「我」到「我」。

情節爆裂之後，只能寫下往後大綱（此書最後一頁）的作者，在名為〈巧合〉的章節（然而或許另一個版本的名稱〈回憶重現〉更好）突然以自傳式的口吻道出一切暴力汙穢的情節，如何由記憶而來，或如何在寫作的探究中召喚回憶。本書第一句的「我」孤獨地自我養成，焦慮於性，卻一再於性當中，通向最極致——所謂死（日後於《情色論》有更好論述死是性的最為高潮狀態）——終於真正「（反）教養」成功，喚出另一個敘事者「我」，一個在正常規則裡的小說不該出現的說話主體。至此，虛構與否已經不成問題，因為我在我的隱喻運動中一樣擺脫了意義，一切的書寫不再服從於再現，不再以書寫滿足內心欲望、探索真實：

我從不停留於這樣的回憶，因為對我而言，它們（回憶）早就喪失了一切情感的重要性。我無法讓它們復活，只能讓之變形，變得初看上去不可辨認：因為在那樣的畸變中，它們獲得最淫穢的意義。

最爲淫穢，然後無止盡地狂笑。巴塔耶的狂笑產生於巨大的恐懼中，這位肆無忌憚當個窮途末路之人，乞求著再多一點焦慮。再多一點，再更迷失一點，再將一切吞噬在體內，達到最終的狂喜。我們清楚爲什麼《眼睛的故事》續綱無需再寫，因爲書寫的目的早已完成：

這樣的狂喜超過任何想像；它超出了一切。然而，它是以孤獨和意義的缺席為基礎的。

傅柯，巴塔耶頭號粉絲，在瘋狂的研究中說過：「瘋狂是作品的缺席。」《眼睛的故事》已完美展現自身的缺席（absent），完全的缺席。是無法以情色文學框架去看待的，極致的文學作品。

1.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oeuvre*, Gallimard, 1992, p.125.

2. 吉奧喬·阿甘本，《神聖人》，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一六，頁一五七。

3. Roland Barthes, 《La métaphore de l'oeil》，Critique, 1963 Aout-Septembre, p.770-777.

導讀

來自尿道的消息

作家 張亦絢

01

七、八歲的時候，我和弟弟雙雙得病，在一家醫院裡吊點滴。年幼的弟弟很快就尿床了，我的母親趕緊離開醫院去買乾淨衣物，將我們交給護士。護士陪我去上洗手間，我單手完成了小便所需要的所有動作，但是最後一刻，牛仔褲的扣子，單手卻扣不上。插針的手只要一動，就痛出淚，然而我還是自己扣好了。推著點滴架的護士只有一門之隔，但我寧可痛澈心肺。護士是個年輕男人，和氣且專業，我並不怕他，即使護士與我同性別，我還是不會讓人進來幫我。後來我出過車禍，斷過手臂，但問起最痛的一刻，獨自扣扣子的痛，無可比擬。

我們很少想到每日的大小解時空，具有什麼樣的孤絕意涵。也常忘了，是透過什麼樣的內化過程，我們要求自己確保所有相關姿態，都必須隔離在公開視線以外。獨

自扣扣子，不只因為那是自己的衣物，還因為那是排泄的最後一道手續，假如不能自己完成所有重新武裝的動作（乾淨整齊地走出），無異於暴露肉身的軟弱與無助（更嚴重的想像，則是關於髒汙）。即使對於七、八歲的小孩，都已是恐怖與羞恥的極致。我是在讀完巴塔耶的《眼睛的故事》之後，重新賦予我童年的寂寞驚駭（若不能忍痛，此生都走不出洗手間了），完全不一樣的眼光。

太宰治在《斜陽》一開始，也寫女人泌尿；柯恩的《美麗失敗者》，寫了集體強暴前一刻，因為女孩嚇到失禁，強暴者忽然意識到「女孩是我們的姊妹」——柯恩寫女孩的尿聲是「莊嚴而又單純的聲音，脆弱的神聖象徵……」。這都牽涉到頗為原始的男性中心想像，但卻是男性中心地，試圖喚起，對一個即使以不同方式泌尿的性別，親善護衛之意。必須從泌尿一事，來確立所有人都是兄弟姊妹，也許會被某些人斥為荒謬，然而小說家或詩人，或許都已意識到，不能將我們對人的認識與愛，隔絕在尿液之外。我愛人類，但會尿的人類除外——這是不合情理的。不同的創作者，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占領「被遺忘的肉身」，其中的大宗與主流，會運用昇華手段，好處是使得作用與意義較為明確，有效地降低了厭惡與疑懼；但這並非沒有弊病，昇華過後的「東西」，多少有點脫色除臭，就像標本與野獸，不會引起相同的感受。

然而巴塔耶，也不僅僅是把隱蔽的普通尿事翻到檯面上來，他的人物互相撒尿有如一般人彼此對話，時機與方式也離經叛道，往往也使不斷出現的自慰或是性交，幾

乎相形失色。

02

上下兩部的《眼睛的故事》，在第二部中巴塔耶提供了他本人傳記性的資料，其中出現一個句子，令人印象深刻：「……我愛的是父親。」這話本身平淡無奇，然而，如果我們試問，這與上部通篇的胡來亂搞的場面有何關係？就會非常有意思。因為看起來，上部似乎沒有任何會引起父親聯想的形象，巴塔耶寫了幾行，包括逃避父親責罵與偷父親的槍——這都更近乎刻板印象中「大家的父親」，顯然是虛晃一招。我們讀仔細時，不能不注意有一段，少年主角「我把發燒的西蒙娜抱到浴室裡幫助她撒尿」，真的？是西蒙娜嗎？

最可能需要幫助撒尿的是巴塔耶的父親，因為他失明且近乎癱瘓，這個對西蒙娜做出的溫柔之舉（就算事實上真有一個他幫助撒尿的西蒙娜好了），實現的難道不是小巴塔耶最可能有的童年夢幻？

「我愛的是父親」這句話有多重意義，除去父子之愛，一方面表示巴塔耶愛噁心、被排除的強烈（性）無能形象；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強化亂倫禁忌，因為在父親無法清楚匹配母親的狀態中，母子的亂倫禁忌是尤其浮動的¹，父親認為誰都可以與他母親性交，這給小巴塔耶留下深刻的（創傷）印記，我們可以說出那未被說出的，那就

是既然父親懷疑任何男人，自然也可以懷疑包括巴塔耶。如此我們就不會驚訝，男主角與尿魔女西蒙娜雙主角一同作弄的瑪塞爾，在某個段落說出「現在我們可以結婚了……」（我視爲一個恐懼亂倫以歸罪母親誘惑的擬亂倫場景），非常突兀，但也令我們立刻想問「瑪塞爾是誰」，是「一個母親」嗎？至少我在閱讀當下立刻就有「他媽媽跑來了嗎」的疑問。主角管她叫幽魂，她明顯被鄙夷的緣故，是她與習俗與一般羞恥感並未一刀兩斷——在兩個正角眼中，瑪塞爾的性格是痛苦的性格，而我們通常都是從自己的母親那裡，得到這個「不能痛快玩耍」的印象。巴塔耶自述時說，不能確定瑪塞爾與自己母親的一致，但是當然不會一致——如果會一致，那就不是書寫了，書寫有意義的部分，就在於變形。透過扭曲，而使說不出的深層無以名狀更加鮮明、可感。

西蒙娜不怕髒且尿多，這是從巴塔耶出發會有的「理想父母親異構同型」：父親一定不怕髒，否則就等於受不了父親自己本身的病體；如果母親也尿多髒多，那就是還給了父親尊嚴與撫慰。這就是巴塔耶對父親的愛。不是均質的一般的那個父親，而是祕密且有個人獨特性的父親。

父母親結合在西蒙娜這個角色上是和諧的，並且還有效地排除了真實雙親帶給他的死亡陰影：父親的失能，以及母親的求死。後者可能比前者更令巴塔耶排拒——向生遠死是自然的。《眼睛的故事》開始沒多久，雙主角就「對自己壓死的女人的頭顱」

沒有悲痛，反而欣賞著它。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過分」，我稱它為「麻木者的悲傷」——原則上麻木就不可能悲傷，所以這是一個「有問題的表達」。但是巴塔耶就是透過許多「有問題的表達」來敘述——有人問巴塔耶是否覺得情色也是孩子氣的？他馬上承認這個部分，但也說「孩子氣，不等於次等」。而「有問題的表達」，往往能呈現幼稚的幻想——幼稚與幻想都不受常識與律法拘束，能跳脫以及任意，因此它就具有對抗的創造性。

03

即使表面看來最令人費解的摘器官、玩器官，如果讀者能聯想到兒童的拆卸衝動（時鐘、娃娃），以及「若是器官可以拿取玩耍，父親就可以獲得新的眼睛」——那麼暴力還是暴力，怪異還是怪異——重重欲望卻如獅身人面之謎一般，並非毫無可能通往詩意、憂傷與美麗。這也就是巴塔耶式書寫，受到高度評價，並且至今仍會令人流連忘返之故。

1. 並非雙親任何一方有病或是殘疾，就表示雙方不匹配或其家庭亂倫性就會更強，只有在這些特殊狀況沒有經過語言的重整安置，才會是文中所述的情形，而這較近似巴塔耶的例子。筆者並不希望以上分析造成對任何身心障礙伴侶與家庭的歧視，特此說明。

導讀

跟巴塔耶「撿屍，撿詩」

——在二十一世紀閱讀《眼睛的故事》

《同志文學史》作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紀大偉

法國哲學家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向來被認為是「邪惡」、「性變態」的守護神。他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情色小說《眼睛的故事》。這本書飽受爭議，總是列在「情色文學」等領域的基本必讀書單中。

我建議讀者可以在《眼睛的故事》裡頭「撿屍」，而且「撿詩」。在二十一世紀臺灣，「撿屍」文化早就不是新聞。根據常聽到的腳本，好色的甲方（男女都有可能）在夜店（酒吧、舞廳等）外頭物色醉倒在地的乙方（男女都有可能），或是在夜店內搭訕不勝酒力的乙方，趁對方無法抗拒之際把對方帶到飯店或是自家，然後享受趁人之危的豔福，這就是「撿屍」。撿屍行為很可能觸犯法律道德，不過法律道德並不在我這篇短文的討論範圍內（再說，在《眼睛的故事》的世界中，法律道德是被攔

置的)。

撿屍聽起來香豔刺激。但是各種投資必然有賺有賠，撿屍難道沒有風險嗎？試想，甲方把乙方扛回家，繾綣一夜，隔天早上卻發現：(1) 乙方在床上大小便失禁了。那麼，甲方到底算是賺到還是賠到了呢？如果，乙方並非不小心失禁，而是借酒裝瘋故意失禁，藉此幫甲方的豔遇加菜呢？或，甲方隔天早上卻發現：(2) 乙方真的是屍體。究竟乙方是在甲方撿屍之前已經死亡，還是在甲方撿屍回家之後才嚙氣，甲方都算是「求仁得仁」：你想要撿屍，那麼老天爺就保佑你真的撿到屍體回家。或，甲方隔天早上卻發現：(3) 可能是甲方夜裡動作太粗暴，乙方的身體器官被擠壓溢出體腔，眼球或睪丸躺在床上。

以上(1)、(2)、(3)三種情節，放在臺灣夜店生活裡頭來看，算是倒大楣的意外，放在《眼睛的故事》裡頭來看，卻是小確幸的常態。而且，這三種情節在《眼睛的故事》裡頭交錯發生，彼此伴奏。書中角色發現一夜之情的玩伴去世了，就趁機在屍體上面釋放自己的排泄物。老實說，在五花八門 A 片充斥網路世界、網友都已經見怪不怪的今日，巴塔耶的情色故事仍然太離奇了。

《眼睛的故事》荒誕不羈，到底是要表達什麼？另外，《眼睛的故事》書名的「眼睛」到底意味了什麼？

長久以來，這兩個問題早就有現成的答案等著伺候。一，巴塔耶在《眼睛的故事》

書中「第二部分，巧合」這一章（也收錄在這一冊中譯版中）現身說法，主動提供對號入座的詮釋。二，法國奇才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早就在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在巴塔耶去世不久的時候）發表〈眼睛的隱喻〉一文，一直被認為是《眼睛的故事》導讀。

根據巴塔耶的現身說法，他忘不了身心障礙雙親帶給他的衝擊。他的父親是精神障礙者，後來成為盲人。因為失明，父親上廁所經常「尿歪」（尿液對不準便器）。巴塔耶自稱，從此，他一想到眼珠（父親的眼珠），就聯想到尿液（父親失控的尿液）。他的母親後來也成為精神障礙者，深受憂鬱症所苦。

我並不喜歡巴塔耶在書中自動對號入座的詮釋。我深受羅蘭·巴特「作者已死」理論影響，相信作品寫完之後作者就該放手（放開對於作品的控制），不要跟讀者爭奪詮釋權。但我在埋怨巴塔耶這個作者控制欲太強之餘，同時也承認：正因為巴塔耶強調身心障礙雙親間接促成《眼睛的故事》寫成，《眼睛的故事》才成為「身心障礙文學研究」這個新興領域的資源。《眼睛的故事》除了列為情色文學基本書目之一，也可以被列入身心障礙文學書單。

在〈眼睛的隱喻〉中，向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巴特按照慣例，也提出了幾點奇特詮釋。我先聚焦於其中三點。

(1) 《眼睛的故事》的主角不是人物，而是物體。與其說此書描繪幾個男女的肉體

冒險，不如說此書展現「眼睛」這個物體到處流浪的歷險記。按照這點詮釋，書中人物一般的男女在沉溺變態肉欲的時候「到底腦子在想什麼」並不重要，因為這本書不關心人物（畢竟不是主角）的理性盤算。

(2) 《眼睛的故事》陳列了兩組符號，都跟眼睛有關。第一組符號是類似眼睛的圓形物體，包括眼珠子、雞蛋（曾經被當作性玩具）、睪丸（巴特還特別說明，法國人把「睪丸」暱稱為「蛋蛋」，奇怪怎麼跟臺灣人一樣啊）等等。第二組符號則是第一組符號的衍生液體，包括眼淚（從眼珠而來）、蛋汁（從雞蛋而來）、精液（跟睪丸相關）。列出這兩批符號只是機械化的動作，並不算是巴特真功夫。巴特的真功夫是這樣的：從這兩批符號，巴特歸納《眼睛的故事》提倡一種「圓形的陽具中心主義」。人們平常看見的陽具中心主義是「棍棒狀的、紀念碑狀的」，由各種高樓高塔所體現。巴特卻說巴塔耶筆下的陽具中心主義是圓形的，由眼睛等物體所體現。因此，書中的交媾重點並不在於男子生殖器如何放入女子生殖器，而在於眼睛或雞蛋如何放入陰道。

(3) 巴特還說，《眼睛的故事》不像是小說，而像是詩。（我正是因為看巴特這麼說，才建議讀者藉著閱讀這本書來「撿詩」。）與其說這本書採用小說的邏輯，不如說採用了詩的邏輯：書中篇章合起來並不能讓人看見逐步積累而豐富的小說人物（反正此書的主角不是人類）；各章反而像是各自歌頌物體（此書的主角）的詩篇。

巴特的閱讀建議，比巴塔耶本人的現身說法，更能夠給今日讀者充電。巴塔耶的說詞是要限縮讀者的詮釋空間，但是巴特卻是要撐開讀者的想像空間：當小說的主角不是人類，當陽具不是棍狀而是圓形，當小說不是小說而是詩的時候，讀者可能更能夠體會屍體上頭檢詩的樂趣。

賞析

狂歡與汙穢，色情和死亡

——論巴塔耶《眼睛的故事》中的越界思想

作家 張生

一九二七年，身為圖書館資料員，年近三十卻還籍籍無名的喬治·巴塔耶開始寫作《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二八年，他終於完成了這部作品。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第一部正式完成的作品。之前，他幾乎沒有完成任何像樣的東西。而與此同時，他那些超現實主義團體的朋友們早已聲名鵲起，想必這給了他很大的壓力。並且，不幸的是，在此期間，他還產生了精神上的危機。因此，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他不斷去拜訪他的朋友——從事精神分析工作的阿德里安·波雷爾（Adrien Borel）大夫，並且每寫一章就讓後者閱讀一下，以諮詢對方的意見。儘管他不承認或者不認為這是一種治療，但可以想像，治療卻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¹。不過，這種奇特的寫作背景，只是為這部小說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真正使這部小說在文學史上產生巨大影響，並在巴塔耶的思想體系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的原因，還是其大量的驚世駭俗的「色情」(Érotisme)內容。

儘管寫作該書時，巴塔耶的很多思想都還沒有成形，但是，作為其第一部略具規模的作品，巴塔耶還是盡可能地在《眼睛的故事》中表述了自己的一些文學和思想的觀點，其中，既有他對色情寫作的探索，也有對自己「內在經驗」(l'expérience intérieure)的轉化和表達，還有他非常重要的「越界」(la transgression)思想的展開與具體化，以及他日後所涉及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對性、死亡和人體排泄物等的描述。

或許是考慮到該書的內容對當時公眾的接受度可能造成的威脅，在此書出版時，巴塔耶特地使用了洛德·奧歇(Lord Auch)這個筆名。但這並不表明他在寫作該書時就已經做好隱藏自己觀點的準備，恰恰相反，他的文學觀就是向其時的社會習慣或禁忌挑戰。在這本書的背面，他特地寫下了這麼一段話：「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他們遵守禁忌，但禁忌卻是模稜兩可的。他們遵守禁忌，但他們也需要違犯它。對禁忌的越界不是他們無知，它需要一種堅定的勇氣。在越界中必需的勇氣對人來說是一種實現，這尤其是文學的實現，這種優先的行動是一種冒犯。真正的文學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真正的作家敢於觸犯現有社會的基本法規。文學是要拿一種正常性的、固有的謹慎原則去冒險的。」²

《眼睛的故事》所展現出的圖像，就帶有大量的「越界」色彩，

因而從「越界」這一巴塔耶文學和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入手，來分析和解讀這部作品，相對也就更容易把握巴塔耶的思想理路和文學追求。

一、眼睛與越界

越界本意是對某種規範、標準或職責的違反。而在巴塔耶看來，「越界」則主要是對「禁忌」(l'interdit) 的違反。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禁忌主要是針對人的「動物性」(l'animalité)，也就是和其他動物並無區別的獸性而設置。正是對獸性的否定和超越，人才由純粹的動物轉化為社會意義上的人。所以，圍繞著獸性而建立起來的禁忌，其目的就在於迴避我們肉身的短暫性與可死性，使我們得以「遠離汗穢、性功能和死亡的形象看待人」³。在《眼睛的故事》中，人物的行為也正是圍繞著對這些禁忌的違反而展開。但這種越界和眼睛又有什麼關係呢？

傅柯會比較深入地考察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巴塔耶一生中對眼睛非常癡迷，這是由於巴塔耶把眼睛看作是「內在經驗」的「象徵」，而且，眼睛連接黑暗和光明，也是二者之間的界限，它不斷地開合自身，就是一次次越界。傅柯進一步指出：「這是因為，眼睛——這個把自身的黑暗封閉起來的既小又白的球體——所探查的只是目力所及的有限範圍。而在其自身的黑暗之內，眼睛的昏暗核心，就像一股噴泉那樣傾

注到它可以看見的，也就是說，它可以照亮的世界；但是在瞳孔那個既小又黑的斑點裡，眼睛也積聚了世界所有的光亮，在其中它被轉變成明亮的夜晚中的一幅圖像。眼睛是鏡子和燈：它把自己的光照射到其周圍的世界，同時在一個並不必然矛盾的運動中，它把相同的光投射進自身源泉的透明體中。它的球體擁有一種神奇種子的可拓展性——就像一枚朝向夜晚和極度的亮光的中心內爆的雞蛋，它是雞蛋，但它又已經不再是雞蛋。這就是存在於超出自身邊界的行爲中的象徵。」⁴ 因此，在巴塔耶看來，眼睛和越界之間的連繫不僅是天然的，也是必然的。當然，對於人來說，眼睛的自我存在就是越界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原因和最直接的表現。

二〇〇三年，美國獨立電影導演安德魯·瑞帕斯克·邁克亨尼（Andrew Repasky McElhinney）把《眼睛的故事》以「喬治·巴塔耶的眼睛的故事」（Georges Bataille's Story of the Eye）之名搬上銀幕。在電影中，除了簡略的畫外音吟誦巴塔耶著作中的少數句子外，主要角色並沒有什麼對話。電影批評家大衛·克爾（Dave Kehr）在〈探查觀看（或掉頭不看）的誘惑〉一文中認為，導演採用這種表現形式，是符合原著的，「這部電影忠實於著作的標題，眼睛是作品的主角」，但這個「眼睛」一方面是巴塔耶作品中一再強調的眼睛，以及類似眼睛的雞蛋、牛睪丸等意象，還有正在觀賞這部作品的更多的眼睛，「我們觀看，但同樣，我們也把臉轉過去，邁克亨尼先生想要我們意識到我們相互矛盾的衝動。每個觀眾都會有他或者她自己的界限，當我們本能地

瞥一眼就掉頭他顧的時候，我們就會瞭解那些界限之所在」。 5

大衛·克爾談的雖然是電影，但這一描述或者看法對那些閱讀《眼睛的故事》這部小說的讀者無疑也是適宜的。實際上，我們的眼睛——觀眾或讀者的眼睛——是《眼睛的故事》的另一個主角。只有眼睛才能看到和理解越界的含義。眼睛雖然是我們溝通內外的媒介，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代表著我們的理性，直接與我們的內心相連，與我們那顆由社會規範所規訓出來的良心相連。其實，我們的眼睛本身就是判裁人之行為和事物的法官。而在銀幕上或者書中所展開的那些故事，其實正是爲了銀幕或書本之外的眼睛而存在的。我認爲這才是我們理解巴塔耶《眼睛的故事》的關鍵。在這「觀看」(look)的過程中，我們受到文本的「詢喚」，從而得知我們的「界限」，並決定是否越界，以及越界到何種程度。

當然，此處提到的越界之所以具有雙重性，其原因除了這種外在的因觀看而產生的越界行爲，更爲根本的還是文本中人物的越界行爲。

二、狂歡

在小說中，有三處比較重要的情節和場景：第一個場景出現在第二章〈諾曼第衣櫃〉中；第二個場景出現在第十章〈格拉內羅的眼睛〉中；第三個場景由第十一章〈塞

維利亞的陽光下〉、第十二章〈西蒙娜的懺悔和埃德蒙德先生的彌撒〉和第十三章〈蒼蠅的腿〉構成，這三章主要講述的是主人公西蒙娜、「我」和埃德蒙德先生在塞維利亞的教堂以性虐的方式殘殺一個年輕英俊的金髮牧師的故事，其實是同一個場景，這也是整部小說最後一個重要場景。這部小說是以時間為線索呈線性展開的，相對於其他部分較為平淡的敘述，這三個部分具有小說高潮的性質，集中了這部小說三個最為核心的情節。在這三個核心情節中，無一例外，都散發出一種強烈的「狂歡」(orgie)氣息，具有一種爆發性和毀滅性的美。巴塔耶認為儀式化的狂歡是能量的劇烈釋放，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對禁忌的越界。

首先，是小說所營造的場景的狂亂和怪異。在第二章〈諾曼第衣櫃〉中，當「我」和西蒙娜在大街上碰到之前曾被「我們」共同捉弄過的女孩瑪塞爾時，「我們」立即把她拉到自己家中，與三個女孩和兩個男孩（他們都只有十六、七歲）喝茶聚會。而一個多星期前，在夜幕降臨的海邊，「我」曾經一邊瘋狂地抱住瑪塞爾一邊為西蒙娜手淫，而此後，三個人更是在雷雨交加下相互手淫並在泥坑裡接吻。而這一次的聚會不僅人更多，也更為瘋狂。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把茶換成了香檳，還因為西蒙娜率先跳了一曲狂亂的查爾斯頓舞，把她自己從腿到屁股都袒露了出來，率先挑起了狂歡的氣氛。然後，西蒙娜與一個男孩打賭，在眾人面前當場把小便撒到桌布上，並躺在了上面。那個賭輸的男孩只好接受懲罰，被西蒙娜脫光了自己的衣服。但這還只是開始，

衣衫不整的西蒙娜很快又滾到這個男孩腳下，用一種渴求的聲音口齒不清地嘟囔了起來：「往我身上尿尿……」⁶ 至此，一場下午茶演變成了一場可怕、淫亂的狂歡。而在〈格拉內羅的眼睛〉中，其場景在形式上就極為壯觀，所有情節都伴隨著馬德里鬥牛場上的鬥牛士格拉內羅與牛的搏鬥展開。燃燒的太陽炙烤著鬥牛場裡每一個人、每一件東西，觀眾狂暴的喝彩聲、插進牛身的劍、骯髒的看臺、四溢而強烈的尿的氣味，構成了一幅狂亂的圖像。虐殺牧師的場景雖然沒有鬥牛場這麼宏大壯觀，也不像第一個場景那樣有眾多的人物和混亂不堪的場面，只有西蒙娜、「我」、埃德蒙德先生和那個可憐的牧師，但巴塔耶對地點的選擇卻不無深意。這個傳說由唐璜所建的塞維利亞的教堂不僅像那些常見的教堂一樣，有著鮮紅透明的布窗簾、木雕裝飾的天花板、鍍金的宗教小玩藝裝飾的牆面、聖壇和巨大的巴洛克風格的後部裝飾，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門口還懸掛了畫家瓦爾德斯·里爾（Valdes Leal）兩幅著名的油畫「腐屍圖」。僅從這兩幅畫的標題就可想像出畫面的陰森可怖：《死亡的凱旋》（Triunfo de muerte）和《世間榮耀的終結》（Finis gloria mundis），前者是死神，一具骷髏懷抱棺材，手拿一把鐮刀站在畫面中，後者是一個手握權杖的人齜牙咧嘴地躺臥在棺木中，在尚未腐爛完的身體上，爬滿了讓人噁心的臭蟲，而且，「一個眼窩正被一隻老鼠咬穿」⁷。這樣的場景自然有一種瘋狂詭異的色彩。

其次，就是人物行爲的極度乖張和隨心所欲。在第一個場景中，伴隨著西蒙娜等

人的瘋狂，即使是羞澀的瑪塞爾也在那種迷亂的氣氛中躲進諾曼第衣櫃，開始手淫，並且因為極度興奮尿在了衣櫃裡。在第二個場景中，當西蒙娜目睹鬥牛士格拉內羅殺死一頭黑毛的公牛後，興奮難抑，在觀眾無盡的歡呼聲中，她拉著「我」的手，在酷熱中來到外面院子裡，她抓住「我」勃起的陰莖，「我」則抓住她的屁股，在一個蒼蠅亂飛、臭氣烘烘的廁所裡，兩人開始手淫，然後性交。而在格拉內羅再次向另一頭公牛揮動他手裡的紅布時，異常興奮的西蒙娜不僅一口咬住了格拉內羅殺死的第一頭公牛的一只睪丸（按西班牙習俗，業餘的鬥牛士可以讓鬥牛場的守衛把第一批被殺死的牛的睪丸烤熟後拿到鬥牛場的頭排座位上，在觀看下一批鬥牛時吃掉它們，而瘋狂的西蒙娜要求吃的是生的牛睪丸），還把另一只塞進了自己的陰道。在塞維利亞的教堂裡所發生的一幕則更為駭人，西蒙娜不僅盡情戲弄了那個金髮牧師，還殘酷地用性作為手段折磨他，最後讓其精盡人亡。而在這個牧師死後，西蒙娜先是和「我」在屍體旁性交，然後又讓埃德蒙德先生用一把小剪刀挖出了牧師的眼睛，把它放在自己的大腿間、屁股裡和陰部玩弄。

在這三個場景中，人物始終是在追求一種極致的肉體愉悅，他們的行為也具有很強的狂歡色彩。其中，在第一個場景裡，西蒙娜和「我」對瑪塞爾以及其他幾個男女的引誘和隨之而來的狂歡是對正常的社會規範或性禁忌的越界；第二個場景中鬥牛場的狂歡是對死亡——一方面是對牛的死亡，另一方面是對鬥牛士格拉內羅的死亡——

的不以為然，這是對生命本身或死亡禁忌的越界；第二個場景中對那個金髮牧師的性虐殺，可以看成是對宗教或者救贖的越界。

由此也可以看出，巴塔耶所描述的這三個狂歡場景，都帶有一種強烈的越界色彩。這是因為，巴塔耶認為，狂歡是和越界連繫在一起的。「狂歡也不乏某種意義，這種意義賦予它違犯（la transgression，即越界）禁忌的特徵。這樣看來，它甚至達到違犯的頂點，彷彿全面地——堅決而無保留地——解除限制。」⁸狂歡的價值就在於為人提供了一種越界的可能，並且，它自身就是一種越界。在這一過程中，即在隨意地宣洩自己的「動物性」（或曰「獸性」）、隨意地毀壞和殺害的過程中，得到一種超越常情的愉悅。這種愉悅沒有悲痛之情，也沒有同情與惋惜可言，它只有快樂。這一點，甚至巴塔耶也為之自得，他後來在〈廁所：《眼睛的故事》序言〉中說：「相反的，我對《眼睛的故事》中那種爆發性的愉悅始終滿意：沒有什麼能抹掉它。曾經有過的類似愉悅，限定了一種天真的荒誕行為，保持了對焦慮的超越。而焦慮則顯示了這種意義。」⁹

三、汗穢

這部小說中充滿了我們在日常生活習慣和觀念中所認為的汗穢或骯髒的東西，如

小便、精液、汗液。除了這些排泄物和它們散發出來的氣味，還有就是我們覺得汗穢的性器官，如陰莖、陰部、肛門和睪丸，以及汗穢的行爲，如上文提到的西蒙娜躺在自己尿溼的桌布上打滾，包括我們認爲多少有些汗穢的性行爲，尤其是反常的性行爲，如手淫、口交。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觸目驚心的「汗穢」(Lardure)構成了這部小說的主體，同時，它也成爲其主題的有機組成部分。

但是，在對這些「汗穢」進行描寫的過程中，巴塔耶所使用的是一種「自然」的筆法，他並不刻意渲染這些汗穢的事物和行爲，而只是對其做出客觀自然的陳述，以還原人的感官（而不是感情）在接觸到這些汗穢時的反應。如在〈諾曼第衣櫃〉中，躲進衣櫃的瑪塞爾在手淫時小便失禁，巴塔耶也只是寫小便自櫥櫃的門流到了外面而已，並不對其進行更多的評價和引申。又如觀看鬥牛那一章，在描述西蒙娜和「我」在鬥牛間隙到場外院子的廁所裡去手淫和性交時，他也只是寫，因爲天氣非常炎熱，尿的臭味讓人窒息，對此也並未進行更多的刻畫。巴塔耶在處理這些汗穢的題材時，基本上都採取這種類似的態度，也都帶有這種還原的意味。

在這種還原中，巴塔耶把我們所認爲的汗穢事物的「汗穢」，重新置於其原初的位置，將它視作與我們日常生活中其他行爲無異的行爲，試圖讓人對這些行爲「習以爲常」。這或許也是全書充斥「汗穢」的原因。這種對「汗穢」的「去汗穢化」，對「汗穢」的「習以爲常」，正是巴塔耶所追求的。他認爲，我們對這些「汗穢」的厭惡，

是刻意爲之。雖然表面上我們總是下意識地討厭我們的排泄物，但是，「我們無法確定導致我們對這些和那些『汙物』產生厭惡的基本因素是什麼。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排泄物是因爲我們對它們感到厭惡才氣味難聞，還是因爲它們的氣味令我們厭惡」¹⁰。巴塔耶由此進一步指出，這種對「汙物」的厭惡實際上來自於一種禁忌，即對人的獸性的禁律，「因爲，沒有這種厭惡，我們與動物沒有兩樣」¹¹。所以，我們才有意培養出了對這些排泄物，或者說，對與動物性有關的東西的厭惡。正是對這些禁忌的建立和維護，我們才脫離動物成爲人。

在《眼睛的故事》中，巴塔耶所著力否定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我們對「汙穢」的厭惡習慣和有意無意的遮掩。這就是他在小說中會如此不吝筆墨反覆描寫汙物的原因。其目的，自然是爲了讓我們注意到自己和這些汙物無法棄絕的連繫，從而在對其的越界中，獲得解脫的快感。當然，巴塔耶在小說中對我們獸性的產物進行還原時，除了把我們認爲汙穢的東西「去汙穢化」，以與我們所認爲的不汙穢的事物等同外，他還有一種做法，就是把我們認爲可以代表人，或者似乎只屬於人的東西「汙穢化」，以還原其本來的動物面目。我認爲，小說中最爲突出的就是巴塔耶對眼睛這一器官的還原。我在前文曾提到，和人的其他器官相比，眼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觀念中常被認爲是一種更爲「高級」的東西，它彷彿與我們的心靈直接相連，脫離了我們肉體的卑俗性而單獨存在。我們如此頻繁地使用它以至於習焉不察，也許正因爲如此，以至於若非病痛，我們很少會意識到它的存在。

爲了把眼睛拉下「神壇」，巴塔耶所做的首先就是把眼睛還原爲普通的東西，它與某些形狀相似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不同，如雞蛋、太陽，甚至牛的睪丸。小說開始時，西蒙娜非常喜歡雞蛋，她的樂趣之一就是觀看生雞蛋、空雞蛋殼或煮熟的雞蛋在馬桶的水裡沉浮，還喜歡把生雞蛋在浴缸邊沿磕出來，玩弄它，或者觀看人吃掉它。當「我」問西蒙娜「撒尿」(uriner)這個詞讓她想起什麼的時候，她回答：「雕刻、眼睛、一把剃刀、紅色的東西、太陽。」而雞蛋讓她想起「牛犢的眼睛，既因爲牛犢腦袋的顏色，也因爲蛋白就是眼白，蛋黃就是眼珠。按她的說法，眼睛是蛋形的」。¹²這也是西蒙娜在鬥牛場上把玩牛睪丸的原因。當西蒙娜回到座位上時，看到盤子裡放著兩只赤裸的牛睪丸，「形狀大小和雞蛋差不多，珍珠一般白亮，帶有些微的血絲，恍若一顆眼球」。¹³透過這種相似性，巴塔耶把高高在上的眼睛下降爲與動物性直接相連的睪丸，並且是牛的睪丸，來恢復或者還原其作爲動物器官的性質。還有就是把眼睛作爲普通的玩物來對待，澈底將其「矮化」爲普通的「物」，在西蒙娜看來，眼睛與雞蛋或牛的睪丸無異，這才會叫她叫埃德蒙德先生把那個金髮牧師的眼睛挖出來褻玩的情節。

這裡自然也有巴塔耶自身情感體驗的轉化，他之所以會把小便、眼睛和雞蛋等連繫在一起，則與他幼年和父親在一起生活的經歷有關。他父親患性病而導致雙目失明，每次小便時，都會不自覺地睜開自己又白又大的眼睛，這給了巴塔耶很深的印象。他作品中經常描寫小便的氣味，還與他父親病後癱瘓在床、經常渾身散發出尿味

有關。這也是他小說中描寫人物小便時常會出現雞蛋和眼睛等意象的原因。巴塔耶對他病中的父親的描寫，也是更突出其動物性、而不是人性的一面，如對父親因病痛發出的呻吟、大而無神的眼睛以及因癱瘓而大小便不便所導致的難聞氣味的描寫，都是出於這個緣由。

但不管是「去汗穢化」還是「汗穢化」，這些都是針對我們人之獸性的禁忌的一種越界。這也是巴塔耶之「越界」的一個最爲直接和最爲外在的表現。

四、色情和死亡

巴塔耶在小說中對汗穢的還原和擁抱並非其主要的用意，他真正的目的還是要對與之相連的更大禁忌，即性和死亡的禁忌進行越界書寫。這是因爲，在巴塔耶看來，「禁忌的自然領域不僅是性欲和汗穢的領域，也是死亡的領域」¹⁴。前文已經說過，在對汗穢的禁忌中，其實已包含有對性的禁忌，如對性器官與性行爲的禁忌，但巴塔耶所說的汗穢，主要還是指動物的排泄物。不過，對性和死亡的禁忌，其本質與對汗穢的否定並無不同，其目的都是爲了否定人的自然狀況，即否定人的獸性，以使人成其爲人。在《眼睛的故事》中，巴塔耶有意地對此種禁忌進行了否定性的表述，透過描寫人物在性和死亡方面的越界行爲，他向我們展現了人的動物性的一面。蘇珊·桑

塔格也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如果不橫加干預，人類的性欲是一種自然的愉悅功能；而『淫穢』是一種成見，是由確信性功能，包括性愉悅具有可恥一面的社會虛構出來強加於自然的。以薩德、洛特雷阿蒙、巴塔耶和《O的故事》以及《色像》的作者為代表的法國傳統，所挑戰的正是這些假設。」¹⁵

巴塔耶所說的色情，其實就是人對各種強加於自身的性禁忌的越界。在《眼睛的故事》中，這一點首先體現於小說人物的色情的自發性。從小說開始，西蒙娜坐在為貓準備的一茶碟牛奶上，讓牛奶浸溼自己的陰部，與「我」各自手淫達到高潮起，各式各樣正常與反常的性行為就成了推動故事向前展開的動力和目標。在這些自發性的性行為中，人物絲毫不考慮環境和條件，只要一有衝動，就隨心所欲地施行，如西蒙娜依偎在自己母親懷抱裡的時候，「我」還利用這一刻，撩起她的裙子，把「我」的手放進她的兩腿間撫弄她的陰部。而在此之後，西蒙娜還當著她母親的面旁若無人地和「我」玩性遊戲。他們隨時隨地手淫、性交，與其性衝動的自發性保持高度一致。而這正是動物的特點，獸性之所以為獸性，就是從不考慮衝動的後果，只尋求衝動實現的即刻性。還有就是人物的不斷死亡。這些死亡頗為隨意，形式也各式各樣，既有西蒙娜和「我」高速駕車把一個騎自行車的漂亮女孩撞死，也有瑪塞爾因被「我」囚禁和虐待而在諾曼第衣櫃裡上吊自殺，還有格拉內羅在鬥牛場被牛挑死，以及他們在教堂裡虐殺那個金髮牧師，這些突然性的、隨意的死亡，使人對生命的可計畫性和永

恆性產生了懷疑，對人的生命在本質上的短暫和沒有理由的存在做出了說明。再就是小說中色情與死亡的關聯性。幾乎伴隨著每一次死亡，人物都會進行手淫或性交，西蒙娜和「我」第一次真正的性交，就是在上吊身亡的瑪塞爾屍體旁完成的，其餘的性交也大都和死亡相關，比如他們在鬥牛場旁的性交，還有在死去的那個金髮牧師屍體旁的性交。並且，每次這樣的場面出現時，都帶有很強的狂歡色彩和歇斯底里的強烈情緒。

性與死亡都是人之獸性最明顯也是最強烈的特徵，性的體驗和死亡的體驗——其實是人所能體驗到的最極致的動物性——也是動物所能經歷的最高的快感形式，而對它們的毫無顧忌的追求與實現，就是對人們加之於其上的禁忌的否定。在這種否定中，性成爲一種非生產性的「花費」(la dépense)，一種排除了以生殖爲目標的性活動，以「損耗」(la perte) 人的過剩能量，這就是巴塔耶所謂的色情的內在含義。而借助色情活動，人獲得了一種自由，擁有了自主處理自己的「至尊性」(la souveraineté)。巴塔耶眼中的死亡也與色情相似，即如波德里亞所指出的：「巴塔耶的作品中有一種作爲過度原則和反經濟原則的死亡觀，由此產生了奢侈和死亡奢侈性的隱喻。只有奢侈而無用的消耗才有意義——經濟則沒有意義。」¹⁶

不過，巴塔耶在小說中對狂歡、汗穢、色情和死亡的描寫，其目的不僅是對獸性的還原，他還希望構造一種「聖性」(le sacré) 的獸性。因爲，巴塔耶認爲，人類世

界不僅由勞動的世界構成，「它同時——或者依次——由世俗世界和聖性世界構成，它是互補的兩種形式。世俗世界是個禁忌世界。聖性世界向越界打開。它是節慶的世界，是至尊們和諸神的世界」¹⁷。透過禁忌與勞動，我們由對自然的否定，即對獸性的否定成爲人，我們因此不再依賴獸性的控制，由自然世界進入世俗世界，而稍後我們對世俗生活中的禁忌的否定，仍然是對一種依賴性的否定，它否定的是禁忌以及建基於勞動基礎上的規則，而它所恢復的獸性，與第一次否定的獸性不同，乃是一種聖性的獸性。透過越界，它使我們重獲在世俗生活中被壓抑和剝奪的「至尊性」。

在《眼睛的故事》中，這種聖性的獸性的化身自然就是西蒙娜，「在感官的層面上，她又如此坦率地渴求一切的激盪，來自感官的最微弱召喚，讓她去一睹所有直接暗示了與深度性欲之關係的東西：血，窒息，突如其來的恐懼，罪惡；無限地摧毀人類的至福與誠實的事物」¹⁸。她天真單純，沒有機心，每時每刻都充滿了欲望，瘋狂，無所畏懼，富有挑戰性。她不顧一切，對汗穢習以爲常，並爲他人帶來致命的死亡，她所追求的只是自己欲望的直接實現。但是，儘管她的行爲在世人看來如此下流和癡狂，她卻具有一種罕見的純潔，她並不爲自己的所作所爲感到下流、不可理喻或者悔恨，相反的，她在自己驚世駭俗的行爲中得到的只是愉悅。從西蒙娜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個聖性的世界的威力，也可以感受到越界所帶來的那種美學上的震驚和情感上的愉悅，這就是越界的魅力，或者存在的價值。

所以，巴塔耶的寫作並不是真的要完全否定禁忌的存在。因為在他看來，越界只是對禁忌的邊界的超越，而非摧毀，正是透過這種超越或否定，使人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眼睛的故事》還原汙穢，在色情和死亡的狂歡中重建聖性的獸性，就是想讓人們意識到還存在一個和世俗世界相異的世界，使人們在越界的過程中得以釋放自己被壓抑的獸性，以獲得至尊性。

巴塔耶曾經解釋自己這部小說的筆名 Lord Auch 的由來，Lord 是英文，在《聖經》裡是上帝 (God) 的意思，Auch 是他一個朋友上廁所時用的口頭禪，他把法語「aux chiottes」(意思是「上廁所」) 縮略成「aux ch」，因此這個筆名的意思就是「上帝在上廁所」。巴塔耶進一步指出，「每個存在都會在這樣一個地方改觀：下沉在此的上帝讓天堂煥然一新」¹⁹。因此，從巴塔耶對自己筆名的解釋中，也可看出他在這部小說裡所描述的越界思想的真諦，即一方面對代表神之秩序或人之秩序的上帝進行褻瀆，另一方面，上帝也因走下神壇像動物一樣大小便而獲得了獸性，並因此使得自己重新擁有了至尊性。

五、總結

如果僅從越界思想的展開和表現來說，這部小說應該是比较成功的，但這並不等

於它就能在讀者那裡獲得理想的越界效果。作為文學作品，《眼睛的故事》中的人物就像是上足發條的玩具，雖然活力十足，但動作單調而機械，不僅缺乏合理性，更沒有心理和情感起伏與變化，若在閱讀前缺乏對巴塔耶思想的瞭解，會給人一種荒誕不經的感覺。有人因此曾經譏諷過他，認為他的小說讀起來就像那些偷工減料的B級片的劇本，本來想恐嚇觀眾，但是效果卻截然相反，讓人看了哈哈大笑。並且，「巴塔耶的努力沒能喚醒我們原始的恐懼，沒能引起狂熱的精神錯亂或者激起褻瀆感。巴塔耶的文學著作沒能把我們逼瘋，反而減弱了這些感覺。因為很難在道德上被這樣的人物恐嚇，他們的行為像一陣陣閃電那樣任意或『自主』」²⁰。而羅蘭·巴特在《眼睛的隱喻》一文中則認為巴塔耶的這部小說並不是一部思想深刻的作品，而只是一個關於客體（眼睛）的故事，一部遊戲或試驗之作。更具體地說，是以眼睛為本體的一場「隱喻」遊戲，因為小說中出現的所有有形的物體，雞蛋、罌丸、牛奶碟等，都是眼睛的喻體，所以，這部小說可以說是「眼睛」的旅行，其唯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它提供或證明了文學的某種可能性，即羅蘭·巴特指出的這部小說所具有的「詩歌」特質。因為這部小說所展現的不是某種現實的「可能性」，而是詩歌的「不可能性」。

羅蘭·巴特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顯然他對巴塔耶這部小說的「去思想性」太過了。傅柯的話或許能夠給讀者以安慰：「爲了描述這種從來沒有過的狀態，《眼睛的故事》、《愛德華夫人》，打破了敘事的線索。」²¹但傅柯這句話並不能改變巴塔耶這

部小說在文學上的粗糙與簡陋。而他之後寫的《愛華姐夫人》（一九四一）、《C神父》（一九五〇）、《天空之藍》（一九五七）以及死後出版的《我的母親》（一九六六）等小說或近似小說的片段，也都給人這種支離破碎的感覺。與《眼睛的故事》類似，它們也都是理念大於形式的作品。所以，我認為，巴塔耶其實是缺乏小說寫作才能的。

不過，《眼睛的故事》本來就不是爲了在敘事性或文學性上征服讀者，這部小說是給我們的「眼睛」而不是我們的「心靈」看的。而且，他本人也並沒有那種想法。應該說，巴塔耶自己也沒有想到，當初爲治療自己精神問題所寫下的這部小說，又成爲治療讀者的某種精神問題的藥方，讓人在越界的同時看到了之前所沒有看到的自己。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言，「被稱爲越界之詩的話語也是知識。越界的人不僅打破了規則，他還去了別人沒有去的地方，知道了別人所不知道的」²²。所以，即使巴塔耶在這部小說中沒能夠探索到我們經驗的界限，也至少探測到了他自己的界限，去了我們所沒有去過的地方。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於上海五角場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改於同濟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再改於五角場

「賞析」作者簡介：

張生，原名張永勝，作家、學者，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文藝美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現主要從事法國理論研究、文化研究與文學創作，著有《十年燈》（長篇小說）、《乘灰狗旅行》（短篇小說集）、《時代的萬華鏡：從〈現代〉看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研究專著）等，譯有《權力的精神生活》、《美國》、《蝴蝶君》等。

1. 參見 Michel Surya. *Georges Bataill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New York: Verso, 2002, pp. 96-99.
2. Georges Bataille.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OC, Tome IX. Paris: Gallimard, 2010, p. 438.
3.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頁七五。
4. Michel Foucault.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see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 81.
5. Dave Kehr. *Exploring the Temptation to Look (and to Look Away)*. The New York Times, 2004-09-22.
6.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Paris: Pauvert, 1967, p. 19.
7.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Paris: Pauvert, 1967, p. 84.
8.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頁一〇八。
9. Georges Bataille. *W. G. O. C.*, Tome III. Paris: Gallimard, 2008, p. 59.
10.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頁四八。
11.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頁四九。

12.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Paris : Pauvert, 1967, p. 51.
13.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Paris: Pauvert, 1967, p. 76.
14. [法]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頁六四。
15. [美]蘇珊·桑塔格，《激進意志的樣式》，何寧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〇七，頁六一。
16. [法]讓·波德里亞，《象徵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二四一。
17. Georges Bataille. *L'Erotism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57, p. 76.
18. Georges Bataille. *Histoire de l'oeil*. Paris: Pauvert, 1967, p. 10.
19. Georges Bataille. *W, G, O, C*, Tome III. Paris: Gallimard, 2008, p. 60.
20. [加]莎蒂亞·德魯里，《亞力山大科耶夫：後現代政治的根源》趙琦譯，北京：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二〇四。
21. Michel Foucault. Présentation, see Georges Bataille, *OC*, Tome I. Paris: Gallimard, 2007, p. 5.
22. [美]蘇珊·桑塔格，《激進意志的樣式》，何寧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七五。

言寺⁵⁴
眼睛的故事

作者：喬治·巴塔耶

譯者：尉光吉

總編輯：陳夏民

編輯：張彤華

校對：胡蕙萱

書籍設計：小子

內文字體：文鼎書林明體

出版：逗點文創結社

地址：330桃園市中央街

11巷4-1號

網站：www.comnabooks.com.tw

電話：03-13359366

真：03-13359303

總經理：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台北市106大安區

辛亥路一段30號9樓

TEL：02123672044

FAX：02123635741

台中公司：台中市407工業區

30路1號

TEL：04123595819

FAX：04123595493

印刷：通南印刷有限公司

ISBN：9789869609418

定價：600元（套書不分售）

初版一刷二〇一八年四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眼睛的故事 / 喬治·巴塔耶作；尉光吉譯。—初版。—桃園市：逗點文創結社，2018.04。192面：10.5X14.5公分。(言寺：54)
(日語) 耶博也小說傑作集：1) ISBN978-986-96094-1-8 (平裝) 876.57 107000761